

新鑄
碧巖集

從卷壹
至卷五

上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90

1

20

15

10

5

早稻日
圖書館

010190596805

明治貳拾七年初夏新刻文庫

兼邊風月眼中眼 不盡乾坤燈外燈

園悟碧巖集

柳暗花明十萬戶 敲門處 肩久磨

京都 昇葉堂藏版

1590-1

至聖命脉。列祖大機。換骨靈方。願神妙術。其惟

雪竇禪師。具超宗越格。正眼提掇。正令。不露風規。秉烹

佛煨。祖鉗鋸。頌出衲僧。向上巴鼻。銀山鐵壁。孰敢鑽研。

蚊咬鐵牛。難為下口。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粵有佛果老

人。住碧巖日。學者迷而請益。老人愍以垂慈。剔抉淵源。

剖析庖理。當陽直指。豈立見知。百則公案。從頭一串。穿

來一隊。老漢次第。松將按過。須知趙壁本無瑕。類相如

謾誑。秦王至道。實乎無言。宗師垂慈。救弊儻如是。見方

知徹底。老婆其或泥句。沉言未免滅佛種族。普照幸親

師席。得聞未聞。道友集成。簡編鄙拙。敘其本末。時建

炎戊申。暮春晦日。叅學嗣祖比丘。普照謹序。

粵叢書

昇葉堂藏版

自四十二章經入中國。始知有佛。自達磨至六祖傳衣。始有言句。曰本末無一物為南宗。曰時々勤拂拭為北宗。於是有禪宗。頌古行古。其徒有翻案法。呵佛罵祖。無所不為。間有深得吾詩家活法者。然所謂第一義。焉用言句。雪竇圓悟。老婆心切。大慧已一炬丙之矣。喁中張焯。明遠。燃死灰復板行。亦所謂老婆心切者歟。大德四年庚子。四月初八日癸丑。紫陽山。方回萬里序。

碧巖集者。園悟大師之所述也。其大弟子大禪師。乃焚棄其書。世間種法皆忘。執著釋子所歸。敬莫如佛。猶有時而罵之。蓋有我而無彼。由我而不由彼也。舍己徇物。必至於失已。夫心與道一。道與萬物一。充滿太虛。何適而非道。第常人觀之。能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未之於人。而人語之。如東坡日喻之說。往復推測。愈遠愈失。自吾夫子體道。猶欲無言。而況佛氏為出世間法。而可文字言語。而求之哉。雖然。亦有不可廢者。智者少。而愚者多。已學者少。未學者多。大藏經五千餘卷。盡為未末世。設苟可以忘言。釋迦老子。便當閉口。何至如是。叨天下之理。固有不離尋常之中。而超出於尋常之表。雖若易知。而實未易知。

者不求之於人。則終身不可得。古者名世之人。濟千人之英。則万人之傑也。太阿之劍。天下之利劍也。登山則戡。席豹入水則刺。蛟龍人之知之。盡於是已。然古人有善用之者。乘城而戰。順風而揮之。三軍為之大敗。流血赭乎千里。是豈可以一已之所能。而盡疑之哉。自吾聞有是書。求之甚至。嶠中張氏。始更刻木。未謀於予。遂贊而成之。且為題其首。大德九年歲乙巳。三月吉日。玉岑休々居士。聊城周馳。書於錢唐觀橋寓舍。



或問。碧巖集之成。毀孰是乎。曰。皆是也。黻黼來東。單傳心印。不立文字。固也。而血脉歸空。諸論果誰為之哉。古謂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者。真知言已。使人人於卷簾。聞板。豎指。觸脚之際。了却大事。文字何有哉。拈花微笑以來。門竿倒却之後。才涉言句。非文字無以傳。是又不可廢者也。嘗謂祖教之書。謂之公案者。倡於唐而盛於宋。其來尚矣。二字乃世間法中。吏牘語。其用有三。面壁功成。行脚事了。定槃之星。難明野狐之趣。易墮具眼為之。勘辨一呵一喝。要見實誦。如老吏據獄。讞罪底裏。悉見情款。不遺一也。其次則嶺南初來。西江未吸。亡羊之歧。易泣指海之針。必南悲心為之。接引一棒一痕。要令證悟。如廷尉執法。平反出人於死。二也。又其次則犯稼憂深。繫驢事重。學夾之志。須專。淙然之色。易悲。大善知識為之。付厲。俾之心死。蒲團一動。一參。如官府領示。條令令人讀律。知法惡念才生。旋即寢滅。三也。具方冊。作案底。陳機境為格令。與世間所謂金科玉條。清明對越諸書。初何

以異祖師所以立為公案。留示叢林者。意或取此。奈何末法以來。求妙心於瘡紙。付正法於口談。點盡鬼神。猶不離簿。傍人門戶。任喚作即。劔去矣。而舟猶刻。兔逸矣。而株不移。滿肚葛藤。能問千轉。其於生死大事。初無干涉。鐘鳴漏盡。將焉用之。烏乎。羚羊掛角。未可以形迹求。而善學下惠者。豈步亦步。趨亦趨哉。知此則二老之心。皆是矣。圜悟願子念孫之心。多故。重拈雪竇頌。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毀碧巖集。釋氏說一大藏經。未及乃謂。不曾說一字。豈欺我哉。圜悟之心。釋氏說經之心也。太慧之心。釋氏諱說之心也。禹稷顏子易地。皆然。推之。輓之主於車行而已。爾來二百餘年。喁中張明遠。復鏤梓以壽其傳。豈祖教回春乎。抑世故有數乎。然是書之行。所關甚重。若見水即海。認指作月。不特大慧憂之。而圜悟又將為之。去粘解縛矣。昔人寫照之詩曰。分明紙上張公子。盡力高聲喚不應。欲觀此書先叅此語。大德甲辰四月望。三教老人書。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

師住澧州夾山靈泉禪院評唱

雪竇顯和尚頌古語要

垂示云。隔山見煙。早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舉一明三。目機銖兩。是納僧家尋常茶飯。至於截斷眾流。東湧西沒。逆順縱橫。與棄自在。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看取雪竇葛藤。

一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說這不。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驢。磨云。

廓然無聖。將謂多少。箭射。帝曰。對朕者誰。滿面慚惶。慳慳。磨云。

云不識。直半。再來。不契。可。惜。許。却。達磨遂渡江至魏。不免。一。磨。

帝後舉問志公。帝云。不識。却是武帝承當。志公云。此是。

觀音大士傳佛心印。胡亂。指。注。帝悔。遂遣使去請。果然。把。不。任。

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東家。人。好。一。時。趕。出。國。闔國人去。佗亦。

不回

志公也好與三十棒。不知脚跟下放太光明。

達磨遙觀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來。單傳心印。開示迷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恁麼見得。便有自由分。不隨一切語言轉。脫體現成。便能於後頭與武帝對譚。并二祖安心處。自然見得。無計較情塵。一刀截斷。洒洒落落。何必更分是非。辨得辨失。雖然恁麼能有幾人。武帝嘗披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感得天花亂墜。地變黃金。辨道奉佛。誥詔天下。起寺度僧。依教修行。人謂之佛心天子。達磨初見武帝。帝問。朕起寺度僧。有何功德。磨云。無功德。早是惡水驀頭澆。若透得這箇無功德話。許你親見達磨。且道起寺度僧。爲什麼都無功德。此意在什麼處。帝與婁約法師。傳大士。昭明太子。持論真俗二諦。據教中說。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直俗不二。卽是聖諦第一義。此是教家極妙窮玄處。帝便拈此極則處。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天下衲僧。跳不出。達磨與他一刀

截斷。如今人多少錯會。却去弄精魂。瞠眼睛云。廓然無聖。且喜沒交涉。五祖先師嘗說。只這廓然無聖。若人透得。歸家穩坐。一等是打葛藤。不如與他打破漆桶。達磨就中奇特。所以道。參得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自然坐得斷。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達磨劈頭與他一撥。多少漏逗了也。帝不省。却以人我見。故再問對朕者。誰達磨。慈悲忒煞。又向道不識。直得武帝眼目定動。不知落處。是何言說。到這裏有事無事。拈來卽不堪。端和尚有頌云。一箭尋常落一鵬。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峰前坐。梁主休言更去招。復云。誰欲招帝不契。遂潛出國。這老漢只得懔懔渡江。至魏時。魏孝明帝當位。乃北人種。族姓拓跋氏。後來方名中國。達磨至彼。亦不出見。直過少林面壁九年。接得二祖。彼方號爲壁觀婆羅門。梁武帝後問志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曰。不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似是則不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答他禪。後來武

帝是對他志公乃相識之識且得沒交涉當時志公恁麼問且道作麼生祇對何不一棒打殺免見搭糊武帝却供他欵道不識志公覓機而作便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好不唧噥當時等他道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亦好擯他出國猶較些子人傳志公天鑒十三年化去達磨普通元年方來自隔七年何故却道同時相見此必是謬傳中據傳中所載如今不論這事只要知他大綱且道達磨是觀音志公是觀音阿那箇是端的底觀音既是觀音為什麼却有兩箇何止兩箇成群作隊時後魏光統律師菩提流支之藏與師論議師斥相指心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端居而逝葬於熊耳山定林寺後魏宋雲奉使於葱嶺遇師手携隻履而往武帝追憶自撰碑文云嗟夫見之不見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復讚云心有也曠劫而帶凡夫心無也利那而登妙覺且道達磨即今在什麼處蹉過也不知

聖諦廓然箭過新何當辨的過也對朕者誰再來不直半文

還云不識中也因茲暗渡江穿人鼻孔不得却被別人豈免

生荆棘跟下已闍國人追不再來處處大案用追作麼在什

古萬古空相憶望空啓告休相憶窟裏作活計清風匝地有何極

有阿勞喚來與老僧洗脚更與三十棒趕出也未為自云

且據雪竇頌此公案一似善舞太阿劍相似向虛空中盤礴自然不

犯鋒鏑若是無這般手段纔拈着便見傷鋒犯手若是具眼者看他

一拈一撥一褒一貶只用四句措定一則公案大凡頌古只是繞路

說禪拈古大綱據欵結案而已雪竇與他一撥劈頭便道聖諦廓然

何當辨的雪竇於他初句下着這一句不妨奇特且道畢竟作麼生

辨的直饒鐵眼銅睛也摸索不着到這裏以情識卜度得麼所以雲

門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這箇些子不落心機意識情想等你開口
 堪作什麼計較生時鷄子過新羅雪竇道你天下衲僧何當辨的對
 朕者誰着箇還云不識此是雪竇忒煞老婆重重為人處且道廓然
 與不識是一般兩般若是了底人分上不言而論若是未了底人決
 定打作兩般諸方尋常皆道雪竇重拈一偏殊不知四句頌盡公案
 了後為慈悲之故頌出事跡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荆棘達磨本來茲
 土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剷除荆棘因何却道生荆棘非止當時
 諸人即今脚跟下已深數丈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可
 煞不丈夫且道達磨在什麼處若見達磨便見雪竇末後為人處雪
 竇恐怕人逐情見所以撥轉關捩子出自已見解云休相憶清風匝
 地有何極既休相憶你脚跟下事又作麼生雪竇道即今箇裏匝地
 清風天上天下有何所極雪竇拈千古萬古之事抱向面前非止雪
 竇當時有何極你諸人分上亦有何極他又怕人執在這裏再着方

便高聲云這裏還有祖師麼自云有雪竇到這裏不方為人赤心片
 片又自云喚來與老僧洗脚太煞滅人威光當時也好與本分手脚
 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到這裏喚作驢則是喚作馬則是喚作祖師
 則是如何名邈徃徃喚作雪竇使祖師去也且喜沒交涉且道畢竟
 作麼生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垂示云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時黑直饒棒如雨點喝似雷奔也未當
 得向上宗乘中事設使三世諸佛只可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
 大藏教詮注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到這裏作麼生請益道箇佛
 字拖泥帶水道箇禪字滿面慚惶久參上士不待言之後學初機直
 須究取

三舉趙州示衆云這老漢作什麼至道無難非難唯嫌揀擇眼前是

在祖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兩頭三面臨少賣弄老僧不在明
 白裏賊身已露這老漢向什麼處去是汝還護惜也無一箇半箇時有僧問既不

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也上好與一投趙州云我亦不知投殺這老漢僧云和尚既不知為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看過去教上樹去問事即得禮拜了退着這老賊

趙州和尚尋常舉此話頭只是唯嫌揀擇此是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纔有是非是揀擇是明白纔恁麼會蹉過了也鉸釘膠粘堪作何用州云是揀擇是明白如今參禪問道不在揀擇中便坐在明白裏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惜也無汝諸人既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什麼處為什麼却教人護惜五祖先師常說道垂手來似過你你作麼生會且道作麼生是垂手處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這僧出來也不妨奇特捉趙州空處便去投他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趙州更不行棒行喝只道我亦不知若不是這老漢被他投着往往忘前失後賴是這老漢有轉身自在處所以如此答他如今禪和子問着也道我亦不知不會爭奈

同途不同轍這僧有奇特處方始會問和尚既不知為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更好一投若是別人往往分疏不下趙州是作家只向他道問事即得禮拜了退這僧依舊無奈這老漢何只得飲氣吞聲此是大手宗師不與你論玄論妙論機論境一向以本分事接人所以道相罵饒你接甯相唾饒你潑水殊不知這老漢平生不以棒喝接人只以平常言語只是天下人不奈何蓋為他平生無許多計較所以橫拈倒用逆行順行得大自在如今人不理會得只管道趙州不答話不為人說殊不知當面蹉過

至道無難三重八案滿一口言端語端魚行水濁七花一有各種好只一般有一無兩般打葛藤作什麼天際日上下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檻前山深水寒覺寒毛卓豎麼髑髏識盡喜何立棺木裏是它同參枯木龍吟銷未乾難難邪法難扶裏是什麼所揀擇明白君自着將謂由別人賴值

雪竇知化落處。所以如此頌。至道無難。便隨後道。言端語端。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雪竇道。一有多種。二無兩般。似三隅反。一。你且道。什麼處。是言端語端處。爲什麼。一却有多種。二却無兩般。若不具眼。向什麼處摸索。若透得這兩句。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片。依舊見山。是山水。是水。長是長。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時喚天作地。有時喚地作天。有時喚山不是山。喚水不是水。畢竟怎生得平穩。去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則此四句頌。頓絕了也。雪竇有餘才。所以分開結裹。弄來也。只是頭上安頭道。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雖無許多事。天際日上。時月便下。檻前山深。時水便寒。到這裏。言也。端語也。端頭頭是道。物物全真。豈不是心境俱忘。打成一片。處雪竇頭上。太孤峻。生未後也。漏逗不少。若參得透。見得徹。自然如醍醐上味。相似。若是情解未忘。便見七花八裂。決定不能會如此說話。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未乾。只這

便是交加處。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便問。既不在明白裏。又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卽得禮拜了。退。此是古人問道底。公案。雪竇拽來。一串穿却。用頌。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今人不會。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甚了期。若是通方作者。始能辨得這般說話。不見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髑髏裏眼睛。僧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僧又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脉不斷。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云。乾不盡。什麼人得聞。山云。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僧云。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云。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復有頌云。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雪竇可謂大有手脚。一時與你交

加頌出然雖如是都無兩般雪竇末後有為人處更道難難只這難難也須透過始得何故百丈道一切語言山河大地一一轉歸自己雪竇凡是一拈一掇到末後須歸自己且道什麼處是雪竇為人處揀擇明白君自看既是打葛藤頌了因何却道君自看好彩教你自看且道意落在什麼處莫道諸人理會不得設使山僧到這裏也只是理會不得

垂示云一機一境一言一句且圖有箇入處好肉上剜瘡成窠成窟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且圖知有向上事蓋天蓋地又摸索不着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太廉纖生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太孤危生不涉二塗如何即是請試舉看

三舉馬大師不安這漢漏這不少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四百病

一時發三日後不送亡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可煞新鮮

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祖

師若不以本分事相見如何得此道光輝此箇公案若知落處便獨步丹霄若不知落處往往枯木岳前差路去在若是本分人到這裏須是有驅耕夫之牛棄飢人之食底手脚方見馬大師為人處如今多有人道馬大師接院主且喜沒交涉如今衆中多錯會瞠眼云在這裏左眼是日面右眼是月面有什麼交涉驢年未夢見在只管蹉過古人事只知馬大師如此道意在什麼處有底云點平胃散一盞來有什麼巴鼻到這裏作麼生得平穩去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只這日面佛月面佛極是難見雪竇到此亦是難頌却為他見得透用盡平生工夫指注他諸人要見雪竇麼看取下文

日面佛月面佛開口見膽如兩面鏡五帝三皇是何物太高生莫

賤貴可二十年來曾苦辛自是你落草不于山為君幾下蒼龍窟何

恁麼莫錯用心好屈愁殺人愁人說堪述向阿誰說說與明眼衲僧

莫輕忽更須子細咄

神宗在位時自謂此頌諷國所以不肯入藏雪竇先拈云日面佛月面佛一拈了却云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他意作麼生適來已說了也直下注他所以道垂鈎四海只釣獐龍只此一句已了後面雪竇自頌他平生所以用心參尋二十年來曾苦辛為君幾下蒼龍窟似箇什麼一似人入蒼龍窟裏取珠相似後來打破漆桶將謂多少奇特元來只消得箇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雪竇語落在什麼處須是自家退步看方始見得他落處豈不見興陽剖侍者答遠錄公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觀面相呈事若何剖云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遠云忽遇出頭又作麼生剖云似鶻捉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真遠云恁麼則屈節當宵退身三步剖云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所以三皇五帝亦是何物人多不見雪竇意只管道諷國若恁麼會只是情見此乃禪月題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鶻

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雪竇道屈膝述明眼衲僧莫輕忽多少人向蒼龍窟裏作活計直饒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明眼衲僧照破四天下到這裏也莫輕忽須是子細始得垂示云青天白日不可更指東劃西時節因緣亦須應病與藥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試舉看

四舉德山到為山野極漢挾複子於法堂上不妨令人疑從東過西從

西過東可煞有禪顧視云無無便出好與三十棒可煞氣衝雪竇

着語云勘破了也然點德山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放去收來

次生未後太低生知便具威儀再入相見依前作這去就滄山坐

擬取拂子須是那漢始得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改頭換面滄山

解這一等是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行風光可受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然點

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行風光可受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然點

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東邊落節西邊板本首座云

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靈龜曳尾好與三十棒為山云。此

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賊過後張弓不出雪

竇着語云雪上加霜。錯果然點

夾山下三箇點字。諸人還會麼。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

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德山本是講僧。在西蜀講金剛經。因教中

道金剛喻定後得智中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然後成佛。他

南方魔子便說。卽心是佛。遂發憤擔疏鈔行脚。直往南方破這魔子

輩。看他怎麼發憤。也是箇猛利底漢。初到澧州路上見一婆子賣糴

糴遂放下疏鈔且買點心。婆云。所載者是什麼。德山云。金剛經疏

鈔。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布施油糴作點心。若答不得。別處買去

德山云。但問婆云。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

不可得。上座欲點那箇心。山無語。婆遂指令去參龍潭。纔跨門便問

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和尚於展風後引身

云。子親到龍潭。卽乃設禮而退。至夜間入室侍立。更示潭云。何不

去。山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門外黑。潭遂點紙燭度與

山。山方接潭便吹滅。山豁然大悟。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麼。便禮拜

山云。某甲自今後。更不疑着天下老和尚。舌頭至來日潭上堂云。可

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峰頂

上立。吾道去。在山遂取疏鈔於法堂前。將火炬舉起云。竊諸玄辨。若

一毫置於太虛。渴世樞機。侶一滴投於巨壑。遂燒之。後聞為山盛化

直造為山。便作家相見。包亦不解。直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觀

視云。無無便出。且道意作麼生。莫是顛麼。人多錯會。用作建立。直是

無交涉。看他怎麼。不妨奇特。所以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

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為。到這裏須是通方作者。方

始見得。何故佛法無許多事。那裏着得。情見來。是他心機。那裏有如

許多阿勞。所以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灰岸頭事。到這裏亦無得失是非。亦無奇特玄妙。既無奇特玄妙。作麼生會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且道意作麼生。爲山老漢也不管他。若不是爲山。也被他折挫。一上看他。爲山老作家相見。只管坐觀成敗。若不深辯來風。爭能如此。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一似鐵檨相似。衆中謂之着語。雖然在兩邊。却不住在兩邊。作麼生會他。道勘破了也。什麼處是勘破處。且道勘破德山。勘破爲山。德山遂出到門首。却要拔本。自云。也不得草草。要與爲山揪出五臟心肝法戰一場。再具威儀。却回相見。爲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爲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可煞奇特。衆中多道。爲山怕他有甚交涉。爲山亦不忙。所以道。智過於禽。獲得禽智。過於獸。獲得獸智。過於人。獲得人參。得這般禪。盡大地森羅萬象。天堂地獄。草芥人畜。一時作一喝來。他亦不管。掀倒禪床。喝散大衆。他亦不顧。這天

之高似地之厚。爲山若無坐斷。天下人舌頭底手脚時驗。他也大難。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到這裏也分踈不下。爲山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出去。且道他意作麼生。你道德山是勝。是負。爲山怎麼是勝。是負。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是他下工夫。見透古人聲。誰極則處。方能怎麼。不妨奇特。訥堂云。雪竇着兩箇勘破作三段判。方顯此公案。似傍人斷。二人相似。後來這老漢。緩緩地至。晚方問首座。遠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爲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且道。他意如何。爲山老漢不是好心。德山後來呵佛罵祖。打風打雨。依舊不出他窠窟。被這老漢見透平生。伎倆到這裏。喚作爲山。與他受記得麼。喚作淨廣。藏山。但能伏豹。得麼。若怎麼。且喜沒交涉。雪竇知此公案。落處。敢與他斷。更道雪上加霜。又重拈起來。教人見。若見得去。許你與爲山。德山。雪竇同參。若也不見。切忌妄生情解。

一勒破馬。二勒破。雪上加霜。曾嶮墮。在假。飛騎將
 軍入。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若人
神通。不。放過。孤峰頂上草裏坐。果。未。為。奇。

雪寶頌一百則。公案一則。則焚香拈出。所以大行於世。他更會文章。
 透得公案。盤礴得熟。方可下筆。何故如此。龍蛇易辨。納子難瞞。雪寶
 參透這公案。於節角聲訛處。着三句語。撮來頌出。雪上加霜。幾乎嶮
 墮。只如德山似什麼。一似李廣。天性善射。天子封為飛騎將軍。滾入
 虜庭。被單于生獲。廣時傷病。兩馬間絡。而盛臥。廣遂詐死。脫其
 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騰身上馬。推墮胡兒。奪其弓矢。鞭馬南馳。彎
 弓射退追騎。故得脫。這漢有這般手段。灰中得活。雪寶引在頌中
 用。比德山再入相見。依舊被他跳得出去。看他古人見到說到。行到
 用到。不妨。英靈有殺人不眨眼。眼。可立地成佛。有立地成佛。

底人自然殺人不眨眼。方有自由自在。分如今人有底。問着頭上。一
 似衲僧。氣槩輕輕。揆着便腰。做段股做截。七支八離。渾無些子相續。
 處。所以古人道。相續也大難。看他德山。滄山如此。豈是滅滅。挈挈底
 見解。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德山喝便出去。一似李廣。被捉後。設
 計。一箭射殺一箇番將。得出虜庭。相似雪寶頌到此。大有工夫。德山
 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道得便宜。殊不知這老漢。依舊不放他出頭。
 在雪寶道。不放過。滄山至晚間。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
 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滄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
 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幾曾。是放過來。不妨奇特。到這裏。雪寶為什麼
 道。孤峰頂上草裏坐。又下一喝。且道。落在什麼處。更參三十年。
 垂示云。大凡扶豎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眨眼。眼底手脚。方可
 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卷舒齊唱。理事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著。
 建立第二義門。直下截斷。葛藤後學。初機難為。湊泊。昨日恁麼。事不

獲已今日又恁麼罪過彌天。若是明眼漢一點護他不得。其或未然。虎口裏橫身不免喪身失命。試舉看。

五舉雪峰示衆云不爲引衆盲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是什麼手

來不弄拋向面前只有什麼伎倆漆桶不會倚勢欺人自領出打鼓

普請看爲三打鼓

長慶問雲門。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云。有。慶云。作麼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雪峰云。匹上不足。匹下有餘。我更與你打葛藤。拈拄杖云。還見雪峰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攬奪行市。大滄喆云。我更與你諸人土上加泥。拈拄杖云。看看。雪峰向諸人面前放屙。咄。爲什麼屎臭也。不知。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古人接物利生。有奇特處。只是不妨辛熱。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置漆桶木杓到處作飯頭也。只爲透脫此事。及至洞山作飯頭。一日洞山問雪峰。作什麼峰云。淘米山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云。沙米一齊去。山

云。大衆喫箇什麼。峰便覆盆。山云。子緣在德山。指令見之。纔到便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麼。因此有省。後在鰲山阻雪。謂嵩頭云。我當時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脫。相似嵩頭。喝云。你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須是自已。胷中流出。蓋天蓋地。方有少分相應。雪峰忽然大悟。禮拜云。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如今人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後人依規矩。若恁麼。正是謗他。古人謂之。出佛身血。古人不似如今人。苟且豈以一言半句。以當平生。若扶豎宗教。續佛壽命。所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着意路。作情解。涉道理。處看他此箇示衆。蓋爲他曾見作家來。所以有作家鉗錘。凡出一言半句。不是心機意識。思量鬼窟裏作活計。直是超群拔萃。坐斷古今。不容擬議。他家用處。盡是如此。一日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鰲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取。時稜道者出衆云。恁麼則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去在。又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

等諸人向什麼處。又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時保福問鵝湖僧堂前即且置如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處。鵝湖驟步歸方丈。他常舉這般語示眾。只如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這箇時節。且道以情識卜度得麼。須是打破羅籠得失是非。一時放下。洒洒落落。自然透得他圈。纒方見他用處。且道雪峰意在什麼處。人多作情解道。心是萬法之主。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沒交涉。到這裏須是箇真實漢。聊聞舉著徹骨徹髓。見得透。且不落情思。意若箇本色行脚衲子。見他恁麼。已是即當爲人了也。看他雪竇頌云

牛頭沒閃電相似馬頭回如擊石火曹溪鏡裏絕塵埃打破鏡來與你
得始打鼓看來君不見刺破你眼瞞莫輕易好百花春至爲誰開不
相鏡一場狼籍甚
藤窟裏出頭來

雪竇自然見他古人只消去他命脉上一割與他頌出牛頭沒馬頭

回。且道說箇什麼。見得透底。如早朝喫粥齋時。喫飯相似。只是尋常。雪竇慈悲。當頭一鎚擊碎。一句截斷。只是不妨孤峻。如擊石火。似閃電光。不露鋒鋦。無你湊泊處。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麼。此兩句。一時道盡了也。雪竇第三句。却通一線道。略露些風規。早是落草。第四句。直下更是落草。若向言上生言。句上生句。意上生意。作解作會。不唯帶累老僧。亦乃辜負雪竇。古人句。雖如此意。不如此終。不作道理。繫縛人。曹溪鏡裏絕塵埃。多少人道。靜心便是鏡。且喜沒交涉。只管作計較道理。有什麼了期。這箇是本分說話。山僧不敢不依本分。牛頭沒馬頭回。雪竇分明說了也。自是人不見。所以雪竇如此。即當頌道。打鼓看來君不見。癡人還見麼。更向你道。百花春至爲誰開。可謂豁開戶牖。與你一時八字。打開了也。及乎春來幽谷野澗。乃至無人處。百花競發。你且道更爲誰開。

六舉雲門垂語云。十五日巳前。不問汝半河南半河北這十五日巳

後道將一句來不免從朝至暮。日月如流。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跳不出斗。誰家無明月清風。還知麼。海神知貴。不知價。

雲門初參睦州。州旋機電轉。直是難湊泊。尋常接人。纔跨門。便搗住。云。道道擬議不來。便推出云。秦時轆轤鑽雲門。凡去見至第三回。纔敲門。州云。誰門云。文偃纔開門。便跳入。州搗住云。道道門擬議。便被推出門。一是在門闔內。被州急合門。拶折雲門脚。門忍痛作聲。忽然大悟。後來語脉接人。一摸脫出睦州。後於陳操尚書宅任三年。睦州指往雪峰處去。至彼出衆便問。如何是佛。峰云。莫寐語。雲門便禮拜。一住三年。雪峰一日問。子見處如何。門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靈樹三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又云。我首座牧牛也。復云。我首座行脚也。忽一日令撞鐘。三門前接首座。衆皆訝之。雲門果至。便請入首座寮。解包。靈樹人號曰。知聖禪師。過去未來事皆預知。一日廣主劉王將與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靈樹已先知。

怡然坐化。廣主怒曰。和尚何時得疾。侍者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合子。令俟王來呈之。廣主開合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廣主悟旨。遂寢兵。請雲門出世。任靈樹。後來方任雲門。師開堂說法。有鞠常侍致問。靈樹果子熟也未。門云。什麼年中得信道。生復引劉王昔為賣香客等。因緣劉王後謚靈樹。為知聖禪師。靈樹生生不失通。雲門凡三生為王。所以失通。一日劉王詔師入內。過夏。共數人尊宿。皆受內人問訊說法。唯師一人不言。亦無人親近。有一直殿使書一偈。貼在碧玉殿上云。大智修行始是禪。禪門宜默不宣。喧萬般巧說爭如實。輸却雲門總不言。雲門尋常愛說三字禪。顧鑒咦。又說一字禪。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門云。露。又問。如何是正法眼藏。門云。普直是不容擬議。到平鋪處。又却罵人。若下一句語。如鐵橛子相似。後出四哲。乃洞山。初智門。寬德。山密。香林。遠皆為大宗師。香林十八年為侍者。凡接他。只叫遠侍者。遠云。喏。門云。

是什麼如此十八年一日方悟門云我今後更不叫汝雲門尋常接
 入多用睦州手段只是難為湊泊有抽釘拔楔底鉗鎚雪竇道我愛
 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垂箇問頭示衆云十五日已前不
 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坐斷千差不通凡聖自代云日日是
 好日十五日已前這語已坐斷千差十五日已後這語也坐斷千差
 是他不道明日是十六後人只管隨語生解有什麼交涉他雲門立
 箇宗風須是有箇為人處垂語了却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此語通貫
 古今從前至後一時坐斷山僧如此說話也是隨語生解他殺不如
 自殺纔作道理墮坑落壑雲門一句中三句俱備蓋是他家宗旨如
 此垂一句語須要歸宗若不如此只是杜撰此事無許多論說而未
 透者却要如此若透得便見古人意旨看取雪竇打葛藤

去却一處去放過拈得七拈不出却上下四維無等匹何
生上天下地東南西北四維徐行踏斷流水聲莫問脚跟

縱觀寫出飛禽跡眼裏亦無此消息野狐精草茸茸
消息墮在平實處煙幕幕未出這窠窟空生巖畔花狼籍在什麼
留漢劫彈指堪悲舜若多四方八面盡法界向舜若多鼻莫動着
前言何何動動着三十棒自領出

雪竇頌古偏能如此當頭以金剛王寶劍揮一下了然後略露些風
 規雖然如此畢竟無有二解去却一拈得七人多作算數會道去却
 一是十五日已前事雪竇驀頭下兩句言語印破了却露出教人見
 去却一拈得七切忌向言句中作活計何故胡餅有什麼汁人多落
 在意識中須是向語句末生已前會取始得太用現前自然見得也
 所以釋迦老子成道後於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諸法寂
 滅相不可以言宣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到這裏竟箇開口處不
 得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已至三百六十會說一代時教只是方
 便所以脫珍御服着弊垢衣不得已而向第二義門中淺近之處誘

引諸子。若教他向上全提。盡大地無一箇半箇。且道作麼生。是第一句。到這裏雪竇露些意。教人見你。但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外不見有山河大地。內不見有見聞覺知。如大死底人。却活相似。長短好惡。打成一片。一一拈來。更無異見。然後應用。不失其互。方見他道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若於此句透得。直得上下四維無有等匹。森羅萬象。草芥人畜。着着全彰。自己家風。所以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人多逐末。不求其本。先得本正。自然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徐行踏斷流水聲。徐徐行動時。浩浩流水聲也。應踏斷縱觀。寫出飛禽跡。縱目一觀。直饒是飛禽跡。亦如寫出相似。到這裏鑊湯爐炭。吹教滅。劔樹刀山。喝便摧。不爲難事。雪竇到此慈悲之故。恐人坐在無事界中。復道草茸茸煙幕幕。所以蓋覆却。直得草茸茸煙幕幕。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喚作日日是好日。得麼。且喜沒交涉。直得徐行踏斷流水聲也。不是縱觀。寫出飛禽跡也。不是草茸茸也。不是煙幕幕也。不是直饒。總不恁麼。正是空生巖畔。花狼籍也。須是轉過那邊。始得。豈不見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尊者曰。空中雨花讚嘆。復是何人。天曰。我是天帝釋。尊者曰。汝何讚嘆。天曰。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密多。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雪竇亦曾有頌云。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天帝旣動地。雨花到這裏。更藏去。那裏雪竇又道。我恐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忙忙擾擾。知何竅。八面清風惹衣。祇直得淨裸裸。赤洒洒。都無纖毫過患也。未爲極則。且畢竟如何。即是看取下文。云彈指堪悲。舜若多。梵語舜若多。此云虛空神。以虛空爲體。無身覺觸。得佛光照。方現得身。你若得似舜若多神時。雪竇正好彈指悲歎。又云。莫動着。動着時如何。白日青天。開眼瞌睡。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未曾親覲。如隔大千。設使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燥漢。所以道。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無佛處。獨稱尊始較些子。其或未然。於一毫頭上透得。放大光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信手拈來。無有不是。且道得箇什麼。如此奇特。復云。大眾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即今事且致。雪竇公案。又作麼生。看取下文。

七舉僧問法眼

道什麼。擔枷過狀。

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

道什麼。眼睛突出。

法眼云

汝是慧超

依模樣脫出。鑿鑿歸就身打劫。

法眼禪師有啐啄同時底機。具啐啄同時底用。方能如此答話。所謂超聲越色。得太自在。縱棄臨時殺活在我。不妨奇特。然而此箇公案。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會者不少。不知古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下撥開一條正路。後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會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

便是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辜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若要見他全機。除非是一棒打回頭底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向言外知歸方有少分相應。若一一作情解盡。大地是滅胡種族底漢。只如超禪客於此悟去。也是他尋常管帶參究。所以一言之下。如桶底脫相似。只如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也不曾參請入室。一日法眼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尚豈不知某甲於青林處有箇入頭。法眼云。汝試為我舉看。則云。某甲問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法眼云。好語。恐你錯會。可更說看。則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某甲是佛。更去覓佛法眼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憤便起單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赦。若不回赦不得也。則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賺我耶。遂回再參。法眼云。你但問我。我為你答。則便問如何是佛。法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如今有者只管瞠眼作解會。所謂彼既無瘡。勿傷之也。這般公案。久參者一舉便

知落處。法眼下謂之箭鋒相拄。更不用五位君臣。四料簡。直論箭鋒相拄。是他家風如此。一句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句下尋思。平摸索不着。法眼出世有五百衆。是時佛法大興。時詔國師。久依踈山。自謂得旨。乃集踈山平生文字。頂相領衆行脚。至法眼會下。他亦不去入室。只令參徒隨衆入室。一日法眼陞座。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惘然而退。詔在衆聞之。忽然大悟。後出世承嗣。法眼有頌呈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印云。只這一頌。可繼吾宗。子後有王侯敬重。吾不如汝。看他古人。恁麼悟去。是什麼道理。不可只教山僧說。須是自己。二六時中。打辨精神。似恁麼。與他承當。他日向十字街頭。垂手爲人。也不爲難事。所以僧問法眼。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有甚相辜負處。不見雲門道。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雪竇後面。頌得不妨顯赫。試舉看。

江國春風吹不起

盡大地那裏得這 鷓鴣啼在深花裏 又被風吹

別調中豈有恁麼事 三級浪高魚化龍 這一路莫說大 癡人猶岸夜塘水 扶籬摸壁。挨門傍戶。初僧有。什麼用處。守株待兔。

雪竇是作家。於古人難咬難嚼。難透難見。節角誦訛處。頌出教人見。不妨奇特。雪竇識得法眼。關候子。又知慧超落處。更恐後人向法眼言句下。錯作解會。所以頌出這僧如此問。法眼如是答。便是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此兩句只是一句。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風吹不起。用頌汝是慧超。只這箇消息。直饒江國春風也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用頌諸方商量。這話浩浩地。似鷓鴣啼在深花裏。相似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一句。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他問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向這裏薦得去。可以丹青獨步。你若作情解。三生六劫。雪竇第三第四句。感煞傷慈爲人。一時說破。超神師當下大悟。

處如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岸夜塘水禹門三級浪孟津即是龍門禹帝鑿為三級今三月三桃花開時天地所感有魚透得龍門頭上生角昂鬚鬣尾擎雲而去跳不得者點額而回癡人向言下咬嚼似岸夜塘之水求魚相似殊不知魚已化為龍也端師翁有頌云一文太光錢買得箇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不聞飢此頌極好只是太拙雪竇頌得極巧不傷鋒犯手舊時慶藏主愛問人如何是三級浪高魚化龍我也不必在我且問你化作龍去即今在什麼處垂示云會則途中受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不會則世諦流布羝羊觸藩守株待兔有時一句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句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句坐斷天下人舌頭有時一句隨波逐浪若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別機宜識休咎相共證明若也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以坐斷十方壁立千仞所以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且道憑箇什麼道理還委恁麼

試舉着

八舉翠岳夏未示衆云一夏以來為兄弟說話開口為看翠岳眉毛

在麼只贏得眼晴也落地和鼻射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灼然長慶

云生也錯就錯果然雲門云關走僧跳不出敗也天下

古人有晨參暮請翠岳至夏未却恁麼示衆然而不妨孤峻不妨驚天動地且道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不免說心說性說頓說漸還有這箇消息麼一等是恁麼時節翠岳就中奇特看他恁麼道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古人垂一鉤終不虛設須是有箇道理為人人多錯會道白日青天說無向當話無事生事夏未先自說過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他且喜沒交涉這般見解謂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世若不垂示於人都無利益圖箇什麼到這裏見得透方知古人有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手段如今人問着便向言句下咬嚼眉毛上作活計看他屋裏人自然知他行履處千變萬化節角聳訛着

着有出身之路。便能如此。與他酬唱。此語若無奇特。雲門保福長慶三人。啞啞地。與他酬唱。作什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只因此語。惹得適來說許多情解。且道保福意作麼生。切忌向句下覓他。古人你若生情起念。則換你眼睛。殊不知保福下一轉語。截斷翠岳脚跟。長慶云。生也。人多道長慶隨翠岳脚跟轉。所以道生也。且得沒交涉。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各有出身處。我且問你。是什麼處。是生處。一似作家面前。金剛王寶劍。直下使用。若能打破常流見解。截斷得失。是非。方見長慶與他酬唱處。雲門云。關不妨奇特。只是難參。雲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看他古人臨機酬唱。自然與今時人迥別。此乃下句底樣子。他雖如此道。意決不在那裏。既不在那裏。且道在什麼處。也須子細自參。始得。若是明眼人。有照天照地底手脚。直下八面玲瓏。雪竇為他一箇關字。和他三箇穿作一串。頌出。

翠岳示徒

這老賊。教壞人家男女。

千古無對

千箇萬箇。也有一箇字相酬。不信。

道。不妨奇特。若是恁麼。道。失錢遭罪。不少和聲。便打。潦倒保福。同行。

猶作這去。就。

抑揚難得

放行把住。誰是同生同死。

嘮嘮翠岳

這野狐精。

分明是賊

捉着了也。不妨。

白圭無玷

還辨得麼。天不誰辨真假。

只多。

是假。山僧從來。

長慶相諳

始是精識。精。須是他。

眉毛生也

在什麼處。

翠草也。無。

雪竇若不恁麼。慈悲頌出。令人見爭得名。善知識。古人如此。一一皆是事不獲已。益為後學著他。言句轉生情解。所以不見古人意旨。如今忽有箇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眾。恠他不得。雖然如此。也須實到這田地。始得。雪竇道。千古無對。他。只道看翠岳。眉毛在麼。有什麼奇特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雪竇著一言半句。如金剛王寶劍。如踞地獅子。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若不是頂門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箇示眾。

直得千古無對。過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雪竇為人意在什麼處。你且作麼生會。他道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這箇意如何。直饒是具透關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翠岳失錢遭罪。是雪竇失錢遭罪。是雲門失錢遭罪。你若透得許你具眼潦倒保福。抑揚難得。抑自已揚古人。且道保福在什麼處。是抑什麼處。是揚。嘵嘵翠岳。分明是賊。且道他偷什麼來。雪竇却道是賊。切忌隨他語脉轉。却到這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頌翠岳大似白圭相似。更無些瑕翳。誰辨真假。可謂罕有人辨得。雪竇有大才。所以從頭至尾。一貫穿也。未後却存道長慶相。諸眉毛生也。且道生也在什麼處。急著眼看。

垂示云。明鏡當臺。妍醜自辨。鑊錮在手。殺活臨時。漢去胡來。漢去。灰中得活。活中得灰。且道到這裏。又作麼生。若無透關底眼。轉身處。到這裏灼然不奈何。且道如何是透關底眼。轉身處。試舉看。

九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河北河南總說不着。爛泥裏。州云。東門

西門南門北門。開也。相罵。饒你。接。肯。相。唾。饒你。發水。見成。公案。還見。麼。便打。

六凡參禪。問道明。究自己。切忌揀擇。言句何故。不見趙州舉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不見雲門道。如今禪和子。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上才。語句那箇是就身處。打出語。不知古人方便門中。為初機後學。未明心地。未見本性。不得已而立箇方便。語句。如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那裏如此葛藤。須是斬斷語。言格外見諦。透脫得去。可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久參先德。有見而未透透。而未明。謂之請益。若是見得透。請益却要語句上。周旋無有疑滯。久參請益。與賊過梯。其實此事。不在言句上。所以雲門道。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何須達磨西來。汾陽十八問中。此問謂之驗主問。亦謂之探按問。這僧致箇問頭。也不如奇特。若不是趙州也。難抵對他。這僧問如何是趙州。趙州是本分作家。便

尚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僧云某甲不問這箇趙州。州云你問那箇趙州。後人喚作無事禪。賺人不少。何故他問趙州。州答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所以只答他趙州。你若恁麼會。三家村裏漢。更是會佛法。去。只這便是破滅佛法。如將魚目。比况明珠。似則似是。則不是。山僧道不在河南。正在河北。且道是有事。是無事。也須是子細始得。遠錄公云。未後一句。始到牢關。指南之旨。不在言詮。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安邦樂業。鼓腹謳歌。謂之太平時節。謂之無事。不是拍盲便道無事。須是透過關。捩子出得。荆棘林淨。裸裸赤灑灑。依前似平常人。由你。有事也得無事。也得七縱八橫。終不執無定有。有般底人道。本來無一星事。但只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此是大妄語。謂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元來不曾參得透。見人說心說性。說玄說妙。便道只是狂言。本來無事。可謂一盲引衆盲。殊不知祖師未來時。那裏喚天作地。喚山作水。來爲什麼。祖師更西來。諸方陞堂入室。說箇什麼。盡是情識計較。若是情識計較。情盡方見得透。若見得透。依舊天是天地。地是山水。是水。古人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到這箇田地。自然淨。裸裸赤灑灑。若極則理論也。未是安穩處。在到這裏。人多錯會。打在無事界裏。佛也不禮。香也不燒。似則也似爭奈。脫體不是纔問著。却是極則相似。纔拶着。七花八裂。坐在空腹高心處。及到臆月三十日。換手搥背。已是遲了也。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且道作麼生。摸索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這些子是難處。所以雪竇拈出來。當面示人。趙州一日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也。趙州矍然云。大王萬福。侍者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來也。參到這裏。見到這裏。不妨奇特。南禪師拈云。侍者只知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亦人不覺。渾身泥水。這些子實處。諸人還知麼。看取雪竇頌。

句裏呈機。劈面來。莫謫。州。林。好。燦。迎。羅。眼。絕。纖。埃。撒。趙。州。勝。天。摸。地。作。東。西。南。北。門。相。對。却。開。也。州。表。有。計。多。門。背。無。限。輪。鎚。擊。不。開。什。麼。

自是你輪鏈不到開也

趙州臨機一似金剛王寶劍擬議即截却你頭往往更當面換却你眼睛這僧也敢捋虎鬚到箇問頭大似無事生事爭奈何中有機他既呈機來趙州也不辜負他問頭所以亦呈機答不是他特地如此蓋為透底人自然合轍一似安排來相似不見有一外道手握雀兒來問世尊云且道某甲手中雀兒是死耶是活耶世尊遂騎門闌云你道我出耶入耶一本云世尊豎起外道無語遂禮拜此話便似這公案古人自是血脉不斷所以道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雪竇如此見得透便道句裏呈機劈面來句裏有機如帶兩意又似問人又似問境相似趙州不移易一絲毫便向他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爍迦羅眼絕纖埃此頌趙州人境俱棄向句裏呈機與他答此謂之有機有境纔轉便照破他心膽若不如此難塞他問頭爍迦羅眼者是梵語此云堅固眼亦云金剛眼照見無碍不唯千里明察秋毫亦乃定邪

決正辨得失別機互識休咎雪竇云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鏈擊不開既是無限輪鏈何故擊不開自是雪竇見處如此你諸人又作麼生得此門開去請參詳看

垂示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千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飲氣吞聲若向下轉去醯雞蚊蠅蠢動含靈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仞儻或不上不下又作麼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上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探草僧便喝作家禪客且莫詳州云老僧

被汝一喝人作麼僧又喝未看取頭角似則尾州云三喝四

喝後作麼生逆水之波未嘗有一僧無語果然不着州便打云若使

大凡扶豎宗教須是有本分宗師眼目有本分宗師作用睦州機鋒如閃電相似愛勘座主尋常出一言半句似箇荊棘叢相似著脚手

不得。他纔見僧來，便道：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又見僧云：上座，僧回首州云：檐板漢。又示衆云：未有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睦州爲人多如此。這僧也善雕琢，爭奈龍頭蛇尾。當時若不是睦州，也被他惑亂一場。只如他問：近離什麼處？僧便喝。且道：他意作麼生？這老漢也不忙，緩緩地向他道：老僧被汝一喝，似領他話在一邊，又似驗他相似，斜身看他如何。這僧又喝，似則似是，則未是被這老漢穿却鼻孔來也。遂問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這僧果然無語。州便打云：這掠虛頭漢，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可惜許。這僧無語，惹得睦州道：掠虛頭漢，若是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合作麼生？祇對免，得他道：掠虛頭漢，這裏若是識存亡，別休咎。脚踏實地，漢誰管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只爲這僧無語，被這老漢便據款結案，聽取雪竇頌出。

兩喝與三喝

雷聲浩大，兩點全無。自古至今，罕有人恁麼。

作者知機變，驗得不是作家手，恁麼。

若謂騎虎頭

因瞎漢虎頭如何騎，多少人二俱成瞎漢。親口說出，止兩箇自誰瞎漢。句誰辨，賴有未後，拈來天下與人看，跟着即瞎。

閑梨若着眼，且道是第幾機。

空任恁麼舉，且道是第幾機。

雪竇不妨有爲人處。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亂喝，所以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却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興化道：我見你諸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氣息一點也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只管胡喝亂喝，作什麼。臨濟道：我聞汝等總學我喝，我且問你：東堂有僧出，西堂有僧出，兩箇齊下喝，那箇是實？那箇是主？你若分賓主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所以雪竇頌道：作者知機變，這僧雖被睦州收，他却有識機變處。且道：什麼處是這僧識機變處？鹿門智禪師點這僧云：識法者懼岳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

黃龍和尚道窮則變變則通這箇些子是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你若識機變舉着便知落處有般漢云管他道三喝四喝作什麼只管喝將去說什麼三十二喝喝到彌勒佛下生謂之騎虎頭若恁麼知見不識睦州則故是要見這僧太遠在如人騎虎頭須是手中有刀兼有轉變始得雪竇道若恁麼二俱成瞎漢雪竇似倚天長劍凜凜全威若會得雪竇意自然千處萬處一時會便見他雪竇後面頌只是下注脚又道誰瞎漢且道是賓家瞎是主家瞎莫是賓主一時瞎麼拈來天下與人看此是活處雪竇一時頌了也爲什麼却道拈來天下與人看且道作麼生看開眼也着合眼也着還有人免得麼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

夾山無碍禪師降魔表

慧芳附刊

臣聞三乘路廣法界無涯。智海晏清十方安泰。時有魔軍競起侵撓。心田六賊既強。心王驚動。朝生百恠。暮起千邪。撼惑真如。困勞法體。菩提道路。隔絕不通。破壞涅槃。傷殘三寶。無爲珠玉。悉被偷將。大藏法財。皆遭劫奪。塵勞翳日。欲火亘天。飄蕩法城。焚燒聖境。臣乃見如斯暴亂。恐佛法以難存。遂與六波羅蜜。商量同爲剪滅。遣性空爲蜜使。聽探魔軍。見今屯在五蘊山中。有八萬四千餘衆。既知體勢。計在剽劫。遂點十八界雄兵。並立體空爲號。人人有無礙之力。箇箇懷勇健之能。直心爲見性之功。一正去百邪之亂。探堅固甲。執三昧鏘。智箭禪弓。光明慧劍。向大乘門中。訓練寂滅。山內安營。三明嶺上。開旗。八正路邊。排布遣大覺性爲捉生之將。遊歷四方。搜求妄想之踪。抄截無明之蹟。復使慈悲王。破三毒之寨。忍辱師。伐嗔怒之城。精進軍。除傲慢之妖。喜捨士。捉慳貪之賊。逡巡而魔軍大起。殺氣衝天。臣乃

部領摩訶一時齊入當爾之時眼不觀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
 了味身不受觸意不攀緣一志向前念念不退倏忽而魔軍大敗六
 賊全輸殺戮無邊掃除蕩盡生擒妄想活捉無明領向涅槃場中以
 慧劍斬為三段煩惱林當時摧折人我山化作微塵癡愛網遭智火
 焚燒邪見林被慧風吹竭因茲三明再朗四智重圓內外無瑕廓然
 清淨心王坐懽喜之殿真如登解脫之樓自性遊無碍之堂三身踞
 法空之座從茲法界寧靜永絕囂塵共渡生死之河齊到菩提之岸
 魔軍既退合具奏聞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垂示云佛祖大機全歸掌握人天命脉悉受指呼等閑一句一言驚
 群動衆一機一境打鎖敲枷接向上機提向上事且道什麼人曾恁
 麼來還有知落處麼試舉着

舉黃檗示衆云打水碍盆一口吞盡汝等諸人盡是嗜酒糟漢恁

麼行脚道着破草鞋大搖地何處有今日用今日作什麼還知大唐國裏

無禪師麼老僧不會一口吞盡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

作麼生機不好與一投麼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直得分水消龍頭

漢蛇尾

黃檗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天性會禪師昔遊天台路逢一僧與之談
 笑如故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頗有異相乃偕行屬溪水暴漲乃植
 杖捐笠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請渡彼即褰衣躡波如履平地回
 顧云渡來渡來師咄云這自了漢吾早知捏怪當斫汝脛其僧歎曰

真大乘法器。言訖不見。初到百丈。丈問云。巍巍堂堂。從什麼處來。槩云。巍巍堂堂。從嶺中來。丈云。來爲何事。槩云。不爲別事。百丈深器之。次日辭百丈。丈云。什麼處去。槩云。江西禮拜馬大師去。丈云。馬大師已遷化去也。你道黃槩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却云。某甲特地。去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願聞舉示。丈遂舉再參馬祖。因緣。祖見我來。便豎起拂子。我問云。卽此用離。此用祖遂掛拂子於禪床角。良久。祖却問我。汝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爲人。我取拂子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我將拂子掛禪床角。祖振威一喝。我當時直得三日耳聾。黃槩不覺悚然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麼。槩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大師。大機大用。若承嗣馬師。他日已後。喪我兒孫。丈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子今見處。宛有超師之作。諸人且道。黃槩恁麼問。是知而故問耶。是不知而問耶。須是親見他家父子行履處。始得。黃槩一日。

又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槩云。不可。後人斷絕去。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遂乃起。人方丈。壁與裴相國爲方外友。裴鎮宛陵。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乃云。會麼。裴云。不會。槩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處更有吾宗。裴乃以頌贊云。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八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云。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祇揖等閑人。槩住後。機鋒峭峻。臨濟在會下。睦州爲首座。問云。上座在此多時。何不去問話。濟云。教某甲問什麼話。卽得座云。何不去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濟便去問。三度被打出。濟辭座曰。蒙首座令三番去問。被打出。恐因緣不在這裏。暫且下山。座云。子若去。須辭和尚去。方可首座預去。白槩云。問話上座。甚不可得。和尚何不穿鑿。教成一株樹去。與後人爲。

陰涼。賢云。吾已知濟來辭。賢云。汝不得向別處去。直向高安灘頭見大愚去。濟到大愚。遂舉前話。不知某甲。過在什麼處。愚云。賢與麼老婆心切。為你徹困。更說什麼。有過無過。濟忽然大悟。云。黃檗佛法無多子。大愚搥住云。你適來又道有過。而今却道佛法無多子。濟於大愚。脇下捩三拳。愚拓開云。汝師黃檗。非于我事。一日。賢示衆云。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在是時。石頭馬祖。下禪和子。浩浩地說禪。說道。他何故。却與麼道。所以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噉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唐時愛罵人。作噉酒糟漢。人多喚作黃檗罵人。具眼者。自見他落處。大意垂一鈎釣人。問衆中。有不惜身命。底禪和。便解恁麼出衆。問他道。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也好。一撥這老漢。果然分踈不下。便却漏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且道意在什麼處。他從上宗旨。有時擒。有時縱。有時

殺。有時活。有時放。有時收。敢問諸人。作麼生。是禪中師。山僧恁麼道。已是和頭沒却了也。諸人鼻孔。在什麼處。良久云。穿却了也。

稟稟孤風。不自誇。是看自不知有也端居寰海。定龍蛇。也要別編素

明大中天子。曾輕觸。從地起。更高中天子。任大地。須三度親遭弄爪

牙死蝦蟆。多口作什麼。未為奇特。猶是小機巧。若是大機大

雪竇此一頌。一似黃檗真贊相似。人却不得作真贊會。他底句下。便有出身處。分明道。稟稟孤風。不自誇。黃檗恁麼示衆。且不是爭人負我自逞。自誇。若會這箇消息。一任七縱八橫。有時孤峯頂。獨立有時。鬧市裏。橫身。豈可僻守一隅。愈捨愈不歇。愈尋愈不見。愈擔荷。愈沒弱。古人道。無翼飛天下。有名傳世間。盡情捨却。佛法道理。玄妙奇特。一時放下。却較些子。自然觸處現成。雪竇道。端居寰海。定龍蛇。是龍是蛇。入門來。便驗取。謂之定龍蛇。眼擒虎兇。機雪竇又道。定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兇。兮機不全。又道。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

黃檗豈是如今惡脚手。從來如此。大中天子者。續咸通傳中載。唐憲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年十三。少而敏黠。常愛跏趺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罷。大中乃戲登龍床。作揖群臣。勢大。臣見而謂之心風。乃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我弟乃吾宗英胄也。穆宗於長慶四年晏駕。有三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二年。內臣謀易之。文宗繼位。一十四年。武宗即位。常喚大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致後死中。以不潔灌而復甦。遂潛遁。在香巖。閑和尚會下。後剃度為沙彌。未受具戒。後與志閑遊。方到廬山。因志閑題瀑布詩云。穿雲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閑吟此兩句。佇思久之。欲釣他語。脉看如何。大中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閑方知不是尋常人。乃默而識之。後到鹽官會中。請大中作書記。黃檗在彼作首座。檗一日禮佛次。大中見而問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衆求。禮拜當何所求。檗云。不着佛求。不着

法求。不着衆求。常禮如是。大中云。用禮何為。檗便掌。大中云。太龕生。檗云。這裏什麼所在。說龕說細。檗又掌。大中後繼國位。賜黃檗為龕行沙門。裴相國在朝。後奏賜斷際禪師。雪竇知他血脉。出處便用得巧。如今還有弄爪牙底麼。便打。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若論殺也。不傷一毫。若論活也。喪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傳。為什麼。却有許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試說看。

三十一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鐵蒺藜。天下不出。山云。麻三斤。灼然。破草鞋。枯樹。罵柳樹。為。

鈿秤

這箇公案。多少人錯會。直是難咬嚼。無你下口處。何故淡而無味。古人有多少答佛話。或云。殿裏底。或云。三十二相。或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妨截斷古人舌頭。人多作話會。道洞山

是時在庫下秤麻有僧問所以如此答有底道洞山問東答西有底道你是佛更去問佛所以洞山遠路答之死漢更有一般道只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沒交涉你若恁麼去洞山句下尋討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在何故言語只是載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管去句中求有什麼巴鼻不見古人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見道即忘言若到這裏還我第一機來始得只這麻三斤一似長安大路一條相似舉足下足無有不是這箇話與雲門餠餅話是一般不妨難會五祖先師頌云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千百年滯貨無處着渾身你但打疊得情塵意想計較得失是非一時淨盡自然會去

金烏急左眼半斤快鷄身玉兔速右眼八兩姮娥善應何曾有輕

觸如鐘在響展事投機見洞山是錯認定盤星自跋鯨盲龜入空谷

地水三重也有四重因思長慶陸大夫癩兒牽伴山僧也解道合

笑不合哭呵呵蒼天夜夜啼是什

雪竇見得透所以劈頭便道金烏急王兔速與洞山答麻三斤更無兩般日出月沒日日如是人多情解只管道金烏是左眼玉兔是右眼纔問著便瞠眼云在這裏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道垂鈎四海只釣瘴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己雪竇是出陰界底人豈作這般見解雪竇輕輕去敲關擊節處略露些子教你見便下箇注脚道善應何曾有輕觸洞山不輕酬這僧如鐘在扣如谷受響大小隨應不敢輕觸雪竇一時突出心肝五臟呈似你諸人了也雪竇有靜而善應頌云觀面相呈不在多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金錘影動寶劍光寒直下來也急着眼看洞山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渣渡門云夏在甚處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參堂去師晚間入室親近問云某甲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於言下豁

然大悟遂云某甲他日向無人煙處草箇庵子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常接待往來十方大善知識盡與伊抽却釘拔却楔拈却臟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各令灑灑落落落地作箇無事人去門云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洞山便辭去他當時悟處直下顛脫豈同小見後來出世應機麻三斤語諸方只作答佛話會如何是佛杖林山下竹筋鞭丙丁童子來求火只管於佛上作道理雪竇云若恁麼作展事與投機會正似跛鼈盲龜入空谷何年日月尋得出路去花簇簇錦簇簇此是僧問智門和尚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智門云花簇簇錦簇簇會麼僧云不會智門云南地竹兮北地木僧回舉似洞山山云我不爲汝說我爲大衆說遂上堂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雪竇破人情見故意引作一串頌出後人却轉生情見道麻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道南地竹兮北地木花簇簇錦簇簇是棺材頭邊畫底花草還識羞麼殊不知南地竹兮北地木與麻三斤

只是阿爺與阿爹相似古人答一轉語決是意不恁麼正似雪竇道金烏急玉兔速自是一般寬曠只是金鯁難辨魚魯參差雪竇老婆心切要破你疑情更引箇死漢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若論他頌只頭上三句一時頌了我且問你都盧只是箇麻三斤雪竇却有許多葛藤只是慈悲忒煞所以如此陸巨大夫作宣州觀察使參南泉泉遷化巨聞喪入寺下祭却呵呵大笑院主云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義何不哭大夫云道得卽哭院主無語巨大哭云蒼天蒼天先師去世遠矣後來長慶聞云大夫合笑不合哭雪竇借此意大綱道你若作這般情解正好笑莫哭是即是未後有一箇字不妨聲訛更道喚雪竇還洗得脫麼

垂示云雲凝大野徧界不藏雪覆蘆花難分朕迹冷處冷如冰雪細處細如米末深深處佛眼難窺密密處魔外莫測舉一明三卽且止坐斷天下人舌頭作麼生道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試舉看

國舉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頭馬入蘆花巴陵云銀碗裏盛雪花入裂

你咽喉七

這箇公案人多錯會道此是外道宗有什麼交涉第十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數因見第十四祖龍樹尊者以針投鉢龍樹深器之傳佛心宗繼爲第十五祖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馬祖云凡有言句是提婆宗只以此箇爲主諸人盡是衲僧門下客還會體究得提婆宗麼若體究得西天九十六種外道被汝一時降伏若體究不得未免着返披袈裟去在且道是作麼生若道言句是也沒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沒交涉且道馬大師意在什麼處後來雲門道馬大師好言語只是無人問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門云九十六種汝是最下一種昔有僧辭大隋隋云什麼處去僧云禮拜普賢去大隋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盡在這裏僧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師又拋向背後隋云侍者將一貼茶來與這僧去雲門別云西天斬

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又云赤旛在我手裏西天論議勝者手執赤旛負墮者返披袈裟從偏門出入西天欲論議須得奉王勅於大寺中聲鐘擊鼓然後論議於是外道於僧寺中封禁鍾鼓爲之沙汰時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難遂運神通登樓撞鐘欲擯外道外道遂問樓上聲鍾者誰提婆云天外道云天是誰婆云我外道云我是誰婆云我是你外道云你是誰婆云你是狗外道云狗是誰婆云狗是你如是七返外道自知負墮伏羲遂自開門提婆於是從樓上持赤旛下來外道云汝何不後婆云汝何不前外道云汝是賤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展轉酬問提婆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時提婆尊者手持赤旛義墮者旛下立外道皆斬首謝過時提婆止之但化令削髮入道於是提婆宗大興雪竇後用此事而頌之巴陵衆中謂之鑿多口常縫坐具行脚深得他雲門脚跟下大事所以竒持後出世法嗣雲門先任岳州巴陵更不作法嗣書只將三轉語上雲門如何是

道明眼人落井。如何是吹毛劍。珊瑚枝枝撐着月。如何是提婆宗。銀
 椀裏盛雪。雲門云。他日老僧忌辰。只舉此三轉語。報恩足矣。自後果不
 作忌辰。齊依雲門之囑。只舉此三轉語。然諸方答此話。多就事上答。
 唯有巴陵。恁麼道。極是孤峻。不妨難會。亦不露些子鋒鏑。八面受敵。
 着着有出身之路。有陷虎之機。脫人情見。若論一色邊事。到這裏須
 是自家透脫了。却須是遇人始得。所以道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鞞響
 弓。作者諳此理。若無師印授。擬將何法語。玄談雪竇。隨後拈提。為人
 所以頌出。

老新開難兵錫得一阿將。端的別是什麼端的。頂門未解道。銀椀裏盛

雪幾跳不出斗。兩重命九十六箇應自知。無身在坑內。闍黎還不知

却問天邊月出遠去。望空啓。領提婆宗提婆宗。這裏滿口合。離赤旛

之下起清風百雜碎。打云。已着了也。你且

老新開。新開乃院名也。端的別。雪竇讚歎有分。且道什麼處是別處。

一切語言。皆是佛法。山僧如此說話。成什麼道理去。雪竇微露些子
 意道。只是端的別。後面打開云。解道銀椀裏盛雪。更與你下箇注脚。
 九十六箇應自知。負墮始得。你若不知。問取天邊月。古人曾答此話。
 云。問取天邊月。雪竇頌了。末後須有活路。有獅子返擲之句。更提起
 與你道。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巴陵道。銀椀裏盛雪。爲什
 麼。雪竇却道。赤旛之下起清風。還知雪竇殺人不用刀麼。

四。舉僧問雪門。如何是一代時教。直至如今。不了。座裏雲門云。對一說

無孔鐵錘。七。花。八。裂。老鼠咬。生薑。

禪家流。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謂之教。外別傳單傳。心印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任世。三百六十會。開談頓漸。權
 實謂之一代時教。這僧拈來問云。如何是一代時教。雲門何不與他
 紛紛解說。却向他道。箇對一說。雲門尋常一句中。須具三句。謂之函
 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放去收來。自然奇特。如斬釘截

鐵教人義解下度他底不得。一太藏教只消三箇字。四方八面無你穿鑿處。人多錯會。却道對一時機宜之事故說。又道森羅及萬象皆是一法之所印。謂之對一說。更有道只是說那箇一法有什麼交涉。非唯不會更入地獄知箭。殊不知古人意不如此。所以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不妨奇特。如何是一代時教。只消道箇對一說。若當頭薦得。便可歸家穩坐。若薦不得。且伏聽處分。

對一說。活鱖。言猶在。太孤絕。千仞。豈有。何止壁立。無孔鐵鎚重。

下楔。泥錯會。名。言也。雲門老漢也是粧飾。箇浮樹下笑呵呵。曾見箇漢同。

道者。方知能。昨夜驪龍拗角折。非止。驪龍拗折。有誰別別。須歎有。

什麼。始得有。韶陽老人得一椶。在什麼處。更有一椶。分付阿誰。德。

便打麼生。

對一說太孤絕。雪竇讚之不及。此語獨脫孤危。光前絕後。如萬丈懸崖。相似亦如百萬軍陣。無你入處。只是忒煞孤危。古人道欲得親切。

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端。直是孤峻。且道什麼處是孤峻處。天下人柰何不得。這僧也是箇作家。所以如此問。雲門又恁麼答。大似無孔鐵鎚重。下楔相似。雪竇使文言用得甚巧。箇浮樹下笑呵呵。起世經中說。須彌南畔。吠琉璃樹。映閻浮洲中。皆青色。此洲乃大樹。為名。名閻浮提。其樹縱廣七千由旬。下有閻浮壇金聚。高二十由旬。以金從樹下出生。故號閻浮樹。所以雪竇自說他在閻浮樹下笑呵呵。且道他笑箇什麼。笑昨夜驪龍拗角折。只得瞻之仰之。讚嘆雲門有分。雲門道對一說。似箇什麼。如拗折驪龍一角相似。到這裏若無恁麼事。焉能恁麼說話。雪竇一時頌了。未後却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椶。何不道全得。如何只得一椶。且道那一椶在什麼處。直得穿過第二人。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是今時之樞要。且道如今那箇是殺人刀活人劍。試舉看。

五舉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倒跳作什麼門云

倒一說得平出放過荒草裏橫身也不

這僧不妨是箇作家解恁麼問頭邊謂之請益此是呈解問亦謂之藏鋒問若不是雲門也不奈他何雲門有這般手脚他既將問來不得已而應之何故作家宗師如明鏡臨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從上諸聖何曾有一法與人那裏有禪道與你來你若不造地獄業自然不招地獄果你若不造天堂因自然不受天堂果一切業緣皆是自作自受人分明向你道若論此事不在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更何用祖師西來前頭道對一說這裏却道倒一說只爭一字為什麼却有千差萬別且道擎訛在什麼處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只消當頭一點若是具眼漢一點也謾他不得問處既擎訛答處須得恁麼其實雲

門騎賊馬趕賊有者錯會道本是一家話却是實家道所以雲門云倒一說有什麼死急這僧問得好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雲門何不答他別語言却只向他道倒一說雲門一時打破他底到這裏道倒一說也是好肉上剜瘡何故言迹之興白雲萬里異途之所由生也設使一時無言無句露柱燈籠何曾有言句還會麼若不

會到這裏也須是轉動始知落處

倒一說放不七下花八裂須彌分一節南在半你河邊北我半邊同死

同生為君訣泥裏洗土塊着甚八萬四千非鳳毛羽毛相似太煞

擾忽忽水裏月青天白日迷頭認

雪竇亦不妨作家於一句下便道分一節分明放過一着與他把手共行他從來有放行手段敢與你入泥入水同死同生所以雪竇恁麼頌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如今却因言句轉生

情解只如巖頭道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若非全機透脫得大自在底人焉能與你同死同生何故爲他無許多得失是非滲漏處故洞山云若要辨認向上之人真偽者有三種滲漏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此三滲漏宜已知之又有三玄體偏枯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此三滲漏宜已知之又有三玄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古人到這境界全機大用遇生與你同生遇死與你同死向虎口裏橫身放得手脚千里萬里隨你銜去何故還他得這一着子始得八萬四千非鳳毛者靈山八萬四千聖衆非鳳毛也南史云宋時謝超宗陳郡陽夏人謝鳳之子博學文才傑俊朝中無比當世爲之獨步善爲文爲王府常侍王母殷淑儀薨超宗作誄奏之武帝見其文大加嘆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古詩云朝罷香煙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羨池上如今有鳳毛昔日靈山會上四衆雲集世尊拈花唯迦葉獨破顏微笑餘者不知是何宗

言雪竇所以道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阿難遂悟已後祖祖相傳西天此主三十三人有入虎穴底手脚古人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雲門是這般人善能同死同生宗師爲人須至如此據曲象木牀上坐捨得教你打破容你捋虎鬚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具七事隨身可以同生同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不足者與之在孤峰者教令入茅草落茅草者教令處孤峰你若入鑊湯爐炭我也入鑊湯爐炭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脫却籠頭卸却角馱平田和尚有一頌最好靈光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別別擾擾忽忽水裏月不妨有出身之路亦有活人之機雪竇拈了教人自去明悟生機莫隨他語你若隨他正是擾擾忽忽水裏月如今作麼生得平穩去放過一着垂示云道無橫徑立者孤危法非見聞言思迥絕若能透過荆棘林

解開佛祖縛得箇穩密田地。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窺無門。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說而未嘗說。便可以自由自在。展啐啄之機。用殺活之劍。直饒恁麼。更須知有建化門中。一手擡一手搦。猶較些子。若是不分事上。且得沒交涉。作麼生是本分事。試舉看。

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無風起浪作什麼。你清云。還得活也。無就錯不可總恁麼。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相帶累。撐天。清云。也是草裏漢。放過即不可。

鏡清承嗣雪峰。與本仁玄沙。踈山太原。孚輩同時。初見雪峰。得旨後。常以啐啄之機。開示後學。善能應機說法。示衆云。太凡行脚人。須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方稱衲僧。如母欲啄。而子不得不啐。子欲啐。而母不得不啄。有僧便出問。母啄子啐。於和尚分上。成得箇什麼邊事。清云。好箇消息。僧云。子啐母啄。於學人分上。成得箇什麼邊事。清云。露箇面目。所以鏡清門下。有啐啄之機。這僧亦是他門下客。

會他家裏事。所以如此問。學人啐請師啄。此問洞下。謂之借事明機。那裏如此。子啐而母啄。自然恰好。同時鏡清也好。可謂拳踢相應。心眼相照。便答道。還得活也。無其僧也好。亦知機變。一句下有實有主。有照有用。有殺有活。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草裏漢。一等是入泥入水。鏡清不妨惡脚手。這僧既會恁麼問。爲什麼却道。也是草裏漢。所以作家眼目。須是恁麼。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若恁麼。便見鏡清道。草裏漢。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出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南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猶是學人疑慮。南院云。作麼生。是你疑慮。僧云。失。南院便打。其僧不肯。院便趕出。僧後到雲門。會裏舉前話。有一僧云。南院棒折。那其僧豁然有省。且道意在什麼處。其僧却回見南院。院適已遷化。却見風穴。纔禮拜穴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底僧麼。僧云。是。穴云。你當時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當

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穴云。你會也。且道是箇什麼道理。這僧都來。只道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因甚麼風穴便向他道。你會也。後來翠巖拈云。南院雖然運籌帷幄。爭奈土曠人稀。知音者少。風穴拈云。南院當時待他開口。劈脊便打。看他作麼生。若見此公案。便見這僧與鏡清相見處。諸人作麼生。免得他道。草裏漢。所以雪竇愛他。道草裏漢。便頌出。

古佛有家風

莫言猶在耳。千古榜樣。對揚遭貶剝。鼻孔為什麼却在。

十三。你作麼生。子母不相知

既不相知。為什麼。是誰同啐啄。百雜。

莫錯認。且啄覺

在第二頭。猶在殼。來不出。重遭撲。案。便打。兩重。公。

也。天下衲僧徒名。邈放過了也。不須舉。起。還有名。邈得。底。麼。若。名。

人會無。

古佛有家風。雪竇一句頌了也。凡是出頭來。直是近傍不得。若近傍着。則萬里崖州。纔出頭來。便是落草。直饒七縱八橫。不消一捏。雪竇

道古佛有家風。不是如今恁麼也。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要天下太平。如此方酬得恰好。所以啐啄之機。皆是古佛家風。若達此道者。便可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如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失命。此箇唯是透脫得大解脫者。方能如此。苟或迷源滯句。決定構這般說話。不得對揚。遭貶剝。則是一賓一主。一問一答。於問答處。便有貶剝謂之對揚。遭貶剝。雪竇深知此事。所以只向兩句下頌了。未後只是落草。為你注破。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母雖啄不能致子之啐。子雖啐不能致母之啄。各不相知。當啐啄之時。是誰同啐啄。若恁麼會也。出雪竇未後句。不得在何故。不見香巖道。子啐母啄。子覺無殼。子母俱忘。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玄獨脚。雪竇不妨落草。打葛藤道。啄此一。字。頌鏡清答道。還得活也。無覺頌。這僧道。若不活。遭人怪笑。為什麼。

雪竇却便道猶在殼。雪竇向石火光中別。緇素閃電機裏辨。端倪鏡清道也是草裏漢。雪竇道重遭撲者難處些。子是鏡清道也是草裏漢。喚作鏡清換人眼睛得麼。這句莫是猶在殼麼。且得沒交涉。那裏如此若會得。繞天下行脚報恩有分。山僧恁麼說話也是草裏漢。天下衲僧徒名邈。誰不是名邈者。到這裏雪竇自名邈。不出却更累他。天下衲僧且道鏡清作麼生。是為這僧處。天下衲僧跳不出。

垂示云。斬釘截鐵始可為本分宗師。避箭隈刀焉能為通方作者。針劊不入處則且置。白浪滔天時如何試舉看。

七十舉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有人疑着猶在林云。坐久成勞。魚行水濁鳥飛落毛合取狗口好作家眼目錮解稱龜

香林道坐久成勞。還會麼。若會得百草頭上罷却干戈。若也不會伏聽處分。古人行脚結交擇友為同行道伴。撥草瞻風是時雲門旺化。廣南香林得得出蜀與鵝湖鏡清同時。先參湖南報慈。後方至雲門。

會下。作侍者十八年。在雲門處親得親聞。他悟時雖晚。不妨是大根器。居雲門左右十八年。雲門常只喚遠侍者。纔應喏門云是什麼。香林當時也下語。呈見解。弄精魂。終不相契。一日忽云。我會也。門云。何不向上道將來。又任三年。雲門室中垂大機辯。多半為他遠侍者隨處入作。雲門凡有一言一句。都收在遠侍者處。香林後歸蜀。初任導江水晶宮。後任青城香林智門。祚和尚卒。浙人盛聞香林道化。特來入蜀參禮。祚乃雪竇師也。雲門雖接人無數。當代道行者。只香林一派最盛。歸川住院四十年。八十歲方遷化。嘗云。我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凡示衆云。人凡行脚參尋知識。要帶眼行。須分緇素。看淺深。始得先須立志。而釋迦老子在因地時。發一言一念。皆是立志。後來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鼈。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古來答祖師意甚多。唯香林此一則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計較。作道理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可

謂言無味句無味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無你出氣處要見便見若不
見切忌作解會香林曾遇作家來所以有雲門手段有三句體調人
多錯會道祖師西來九年面壁豈不是坐久成勞有什麼巴鼻不見
他古人得大自在處他是腳踏實地無許多佛法知見道理臨時應
用所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雪竇因風吹火傍指出一箇半箇
一箇兩箇千萬箇何不成群作隊作什麼脫却籠頭卸角馱從今去
應須灑灑落落左轉右轉隨後來影響響響便打紫胡要打劉鐵
磨此命賊過後張弓便打

雪竇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撥出放教你見聊聞舉着便會始得
也不妨是他屋裏兒孫方能恁麼道若能直下便恁麼會去不妨奇
特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頭卸角馱灑灑落落不被生死所染不
被聖凡情解所縛上無攀仰下絕已躬一如他香林雪竇相似何止
只是千萬箇直得盡大地人悉皆如此前佛後佛也悉皆如此苟或

於言句中作解會便似紫胡要打劉鐵磨相似其實纔舉和聲便打
紫胡參南泉與趙州岑大蟲同參時劉鐵磨在瀉山下卓庵諸方皆
不柰何他一日紫胡得得去訪云莫便是劉鐵磨否磨云不敢胡云
左轉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胡和聲便打香林答這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却云坐久成勞若恁麼會得左轉右轉隨後來也且道雪
竇如此頌出意作麼生無事好試請舉看

舉肅宗皇帝本此是代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預搔待痒果然
大未作這去就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把不帝曰請師塔樣
好與國師良久云會麼將南作北直得口似帝云不會賴值
當時更與一較些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語此事請詔
滿口含霜却較些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語此事請詔
問之賴值不掀倒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語此事請詔
詔耽源問此意如何在第二頭第三頭源云湘之南潭之北把不
住兩兩三三雪竇着語云獨掌不浪鳴生解隨飛逐惡作什麼

中有黃金充一國上天下地無事雪竇着語云山形拄杖子

柳折了也。是起模畫樣。無影樹下合同船祖師裏了也。雪竇着語云海晏河

清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猶較些子。瑠瑤殿上無知識雪竇着語云拈了也。後張

引言猶在耳。

肅宗伐宗皆玄宗之子孫為太子時常愛參禪為國有巨盜玄宗遂

幸蜀唐本都長安為安祿山僭據後都洛陽肅宗攝政是時忠國師

在鄧州白崖山住庵今香嚴道場是也四十餘年不下山道行聞于

帝里上元二年勅中使詔入內待以師禮甚敬重之嘗與帝演無上

道師退朝帝自攀車而送之朝臣皆有愠色欲奏其不便國師具他

心通而先見聖奏曰我在天帝釋前見粟散天子如閃電光相似帝

愈加敬重及代宗臨御復延止光宅寺十有六載隨機說法至大曆

十年遷化山南府青銜山和尚昔與國師同行國師嘗奏帝令詔他

三詔不起常罵國師耽名愛利戀着人間國師於他父子三朝中為

國師他家父子一時參禪據傳燈錄所考此乃是代宗設問若是問

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此却是肅宗問也國師緣終將入涅槃乃辭

代宗代宗問曰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也只是平常一箇問端這老

漢無風起浪却道與老僧造箇無縫塔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什麼

做箇塔便了為什麼却道做箇無縫塔代宗也不妨作家與你一撥

道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奇恠這些子最是難參大小大國師

被佗一撥直得口似匾檐然雖如此若不是這老漢幾乎弄倒了多

少人道國師不言處便是塔樣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若謂

良久便是啞子也合會禪豈不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

尊良久外道禮拜贊嘆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及外

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

影而行人多向良久處會有什麼巴鼻五祖先師拈云前面是珍珠

瑪瑙後面是瑪瑙珍珠東邊是觀音勢至西邊是文殊普賢中間有

碧巖集卷二

十六 貝葉堂藏

箇箇子被風吹着道胡盧胡盧國師云會麼帝曰不會却較些子且道這箇不會與武帝不識是同是別雖然似則是則未是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語此事請詔問之雪竇拈云獨掌不浪鳴代宗不會則且置耽源還會麼只消道箇請師塔樣盡大地人不奈何五祖先師拈云你是一國之師爲箇什麼不道却推與弟子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便來爲國師胡言漢語說道理自然會他國師說話只消一頌祖庭事苑出齊時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耽源名應真在國師處作侍者後住吉州耽源寺時仰山來參耽源源言重性惡不可犯住不得仰山先去參性空禪師有僧問性空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空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卽答汝西來意僧云近日湖南暢和尚亦爲人東語西話空乃喚沙彌拽出這死屍着沙彌山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仰山不契後問滌

山山乃呼惠寂山應諾滌云出了也仰山因此大悟云我在耽源處得體滌山處得用也只是這一箇頌子引人邪解不少人多錯會道相是相見譚是譚論中間有箇無縫塔所以道中有黃金充一國帝與國師對答便是無影樹下合同船帝不會遂道瑠璃殿上無知識又有底道相是相州之南潭是潭州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須官家眨眼顧視云這箇是無縫塔若恁麼會不出情見只如雪竇下四轉語又作麼生會今人殊不知古人意且道湘之南潭之北你作麼生會中有黃金充一國你作麼生會無影樹下合同船你作麼生會瑠璃殿上無知識你作麼生會若恁麼見得不妨慶快平生湘之南潭之北雪竇道獨掌不浪鳴不得已與你說中有黃金充一國雪竇道山形拄杖子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無影樹下合同船雪竇道海晏河清一時豁開戶牖八面玲瓏瑠璃殿上無知識雪竇道拈了也一時與你說了也不妨難見見得也好只是有些子錯認

處隨語生解至未後道拈了也却較些子雪竇分明一時下語了後面單頌箇無縫塔子

無縫塔這一縫大小見還難見聽可澄潭不許蒼龍蟠見麼洪波

直得模索不着層落落莫眼花眼影團團兩身是眼落七落八兩

轉隨千古萬古與看看見麼聽漢作麼生

雪竇當頭道無縫塔見還難雖然獨露無私則是要見時還難雪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澄潭不許蒼龍蟠五祖尤師道雪竇頌古一冊我只愛他澄潭不許蒼龍蟠一句猶較些子多少人去他國師良久處作活計若恁麼會一時錯了也不見道臥龍不鑿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又道臥龍長怖碧潭清若是這箇漢直饒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亦不在裏許蟠雪竇到此頌了後頭着些子眼目琢出一箇無縫塔隨後說道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你作麼生看即今在什麼處直饒你見得分明也莫錯認定盤星

垂示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只如塵未舉花未開時如何着眼所以道如斬一綖絲一切斬如染一綖絲一染一切染只如今便將葛藤截斷運出自已家珍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各各現成儻或未然看取下文

九舉俱眠和尚凡有所問鈍有什麼消息只豎一指這老漢也

若向指頭上會則辜負俱眠若不向指頭上會則生鐵鑄就相似會也恁麼去不會也恁麼去高也恁麼去低也恁麼去是也恁麼去非也恁麼去所以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花欲開世界便起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現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下徹黃泉萬象森羅上通霄漢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怪若也識得不消一捏若識不得礙塞殺人俱眠和尚乃婺州金華人初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到庵直入更不下笠持錫遶禪牀三匝云道

身長集卷二

耳蕪堂藏

得卽下笠。如是三問俱抵無對。尼便去。俱抵曰。天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卽宿。抵又無對。尼便行。抵嘆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遂發憤。要明此事。擬棄庵往諸方參請。打疊行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來日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不須去。果是次日。天龍和尚到庵。抵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只豎一指而示之。俱抵忽然大悟。是他當時鄭重專注。所以桶底易脫。後來凡有所問。只豎一指。長慶道。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道。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若肯伊。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伊。俱抵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抵承當處。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撫掌。見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抵還悟也未。爲什麼承當處。莽鹵。若是不悟。又道平生。只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什麼處。當時俱抵實然不會。及乎到他悟後。凡有所問。只豎一指。因什麼。千人萬人羅籠不住。

撲他不被。你若用作指頭會。決定不見古人意。這般禪易參。只是難會。如今人纔問着。也豎指豎拳。只是弄精魂也。須是徹骨徹髓。見透始得。俱抵庵中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尋常以何法示人。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俱抵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俱抵召一聲。童子回首。俱抵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且道見箇什麼道理。及至遷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平生用不盡。要會麼。豎起指頭。便脫去。後來明招獨眼龍問國泰深師叔云。古人道。俱抵只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咒。深亦豎起一指頭。招云。不因今日爭識得。這瓜州客。且道意作麼生。秘魔平生。只用一杓打地。和尚凡有所問。只打地一下。後被人藏却。佗棒却問如何。是佛。他只張口。亦是一生用不盡。無業云。祖師觀此土有大乘根器。唯單傳心印。指示迷塗。得之者不揀愚之與智。凡之與聖。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漢。卽今直下休歇去。頓息萬緣。去超生死。流迥出常。

格縱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無業一生。凡有所問。只道莫妄想。所以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一機明。千機萬機。一時明。如今人總不恁麼。只管恣意情解。不會他古人省要處。他豈不是無機關轉換處。爲什麼。只用一指頭。須知俱胝到這裏。有深密爲人處。要會得省力麼。還他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通上孤危。萬象森羅。徹下嶮峻。什麼處。得一指頭禪來。

對揚深愛老俱胝。

不願兒牽伴。同道方知。

宇宙空來更有誰。

一箇也。曾向滄溟下浮木。

全是這箇。是則是。太孤峻。

夜濤相共接。

須打殺。曾向滄溟下浮木。

生破草鞋。有什麼用處。

夜濤相共接。

雪竇會四六文章。七通八達。凡是誦訛奇特公案。偏愛去頌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今時學者。抑揚古人。或賓或主。一問一答。當面提持。有如此爲人處。所以道。對揚深愛老俱胝。且道。雪竇愛他作什麼。自天地開闢以來。更有誰人。只是俱胝老一箇。若是別人。

須參雜。唯是俱胝老。只用一指頭。直至老死時。人多邪解道。山河大地也空。人也空。法也空。直饒宇宙一時空。來只是俱胝老一箇。且得沒交涉。曾向滄溟下浮木。如今謂之生歿海。衆生在業海之中。頭出頭沒。不明自己。無有出期。俱胝老垂慈接物。於生歿海中。用一指頭。接人。似下浮木。接盲龜相似。令諸衆生。得到彼岸。夜濤相共接。盲龜法華經云。如一眼之龜。值浮木孔。無沒溺之患。大善知識。接得一箇。如龍似虎。底漢教他。向有佛世界。互爲賓主。無佛世界。半斷要津。接得箇盲龜。堪作何用。

垂示云。堆山積嶽。撞牆磕壁。佇思停機。一場苦屈。或有箇漢出來。掀翻大海。踢倒須彌。喝散白雲。打破虛空。直下向一機一境。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近傍處。且道。從上來。是什麼人。曾恁麼試舉看。

十二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來用禪板作什麼。牙過禪板與翠微。也是把不住。駕與青龍不微。

接得便打也。打得箇死漢甚事。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

來意。這漢話在第二頭。牙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諸方舊公案。再問將

來。不直錢。濟云。與我過蒲團來。曹溪波。浪如相似。無坑埋却。牙取蒲

團過與臨濟。依前把不住。依前不恰。濟接得便打着。可憐打這般

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灼然。在鬼窟裏作活計。將

翠巖芝和尚云。當時如是。今時衲子。皮下還有血麼。滄山喆云。翠微

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風。不妨與後人作龜鑑。在

院後有僧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牙云。肯即肯。只是無祖師西

來意。龍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瀉則不然。待伊問和尚。當時還肯

二尊宿麼。明不明。劈脊便打。非惟扶豎。翠微臨濟亦不辜負來問。石

門聰云。龍牙無人揆着。猶可被箇衲子挨着。失却一隻眼。雪竇云。臨

濟翠微。只解把住。不解放開。我當時如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

起劈面便擲。五祖戒云。和尚得恁麼面長。或云。祖師上宿臨頭。黃龍

新云。龍牙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既明則明矣。因什麼却無祖師

西來意。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着。大凡激揚要妙。提

唱宗乘。向第一機下。明得。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儻或躊躇。落在第

二這二老漢。雖然打風打雨。驚天動地。要且不曾打着箇明眼漢。古

人參禪多少。辛苦立大丈夫志氣。經歷山川。參見尊宿。龍牙先參翠

微。臨濟後參德山。遂問學人。仗鎊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引頸

云。因牙云。師頭落也。山微笑。便休去。次到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牙

云。德山來。洞山云。德山有何言句。牙遂舉前話。洞山云。他道什麼。牙

云。他無語。洞山云。莫道無語。且試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於

此有省。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德山聞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

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從他擔老僧頭。遶天下走。龍牙

根性聰敏。擔一肚皮禪。行脚直向長安。翠微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

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他到箇問端。不妨要見他。曲条木床上。老漢亦要明自己一段大事。可謂言不虛設。機不亂發。出在做工夫處。不見五洩參石頭。先自約曰。若一言相契。卽任。不然卽去。石頭據座。洩拂袖而出。石頭知是法器。卽垂開示。洩不領其旨。告辭而出。至門。石頭呼之云。闍黎。洩回顧。石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箇。回頭轉腦。更莫別求。洩於言下大悟。又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到南泉。依前遶床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卽是。是汝不是。古人也不妨要提持透脫。此一件事。如今人纔問著。全無些子用工夫處。今日也只是恁麼。明日也只是恁麼。你若只恁麼。盡未來際也。未有了日。須是抖擻精神。始得有少分相應。你看龍牙發一問。

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微。微接得。便打。牙當時取禪板時。豈不知翠微要打他。也不得便道。他不會爲什麼。却過禪板與他。且道當機承當得時。合作麼生。他不向活水處用。自去次水裏作活計。一向作主宰。便道。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走去河北參臨濟。依前恁麼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過與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且道二尊宿。又不同法嗣。爲什麼答處相似。用處一般。須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爲。他後來住院。有僧問云。和尚當時見二尊宿。是肯。他不肯。他。牙云。肯則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爛泥裏有刺。放過與人已落第二。這老漢把得定。只做得洞下尊宿。若是德山臨濟門下。須知別有生涯。若是山僧則不然。只向他道。肯卽未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不見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鹽官聞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聞云。鹽官是作家。雪竇道。三箇也有。只如這僧問祖師西來

意却向他道西來無意你若恁麼會墮在無事界裏所以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龍牙恁麼道不妨盡善古人道相續也大難他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為前後相照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賓主歷然互換縱橫若要辨其親切龍牙雖不昧宗乘爭奈落在第二頭當時二尊宿索禪板蒲團牙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他冒襟裏事雖然如是不妨用得太峻龍牙恁麼問二老恁麼答為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到這裏須知別有箇竒特處雪竇拈出令人看

龍牙山裏龍無眼洗滌土塊別人即得泥裏死水何曾振古風時忽然活

何累及天下禪板蒲團不能用教阿誰說你要禪板蒲團只應分

付與盧公禪則分付不著

雪竇據欵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什麼處甚處是無眼甚處是死水裏到這裏須是有變通始得所以道澄潭不許蒼龍蟠死水何

曾有釋龍不見道死水不藏龍若是活底龍須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去此言龍牙走入死水中去被人打他却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招得雪竇道死水何曾振古風雖然如此且道雪竇是扶持伊是滅他威光人多錯會道為什麼只應分付與盧公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與人大凡參請須是向機上辨別方見他古人相見處禪板蒲團不能用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他豈不是死水裏作活計分明是駕與青龍只是他不解騎是不能用也只應分付與盧公往往喚作六祖非也不曾分付與人若道分付與人要用人却成箇什麼去昔雪竇自呼為盧公他題晦迹自貽云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而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雪竇要去龍牙頭上行又恐人錯會所以別頌要翦人疑解雪竇復拈云

這老漢也未得勦絕復成一頌較然能有一半賴有未後句盧公付了

亦何憑盡大地誰能領坐倚休將繼祖燈草裏漢打黑山下

堪對暮雲歸未合錯。果。然。出。不。得。即。遠。山。無。限。碧。層。層。塞。却。你。眼。

沒。溺。深。坑。更。一。參。三。十。年。

盧公付了亦何憑。有何憑據直須向這裏恁麼會去。更莫守株待兔。髑髏前一時打破。無一點事在胷中。放教灑灑落落。地又何必。要憑。或坐或倚。不消作佛法道理。所以道坐倚休將繼祖燈。雪竇一時拈。了也。他有箇轉身處。未後自露箇消息。有些子好處。道堪對暮雲歸。未合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暮雲歸欲合未合之時。你道作麼生。遠山無限碧層層。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到這裏得失是非。一時坐斷。灑灑落落。始較些子。遠山無限碧層層。且道是文殊境界耶。是普賢境界耶。是觀音境界耶。到此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三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錦上鋪花。脫籠頭卸角馱。太平時節。或若辨得格外句。舉一明三。其或未然。依舊伏聽處分。

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鈎。在。不。疑。之。地。泥。裏。洗。那。裏。得。這。消。息。來。智門云。

蓮花七。疑。殺。天。下。人。僧云。出水後如何。莫。向。鬼。窟。裏。作。活。計。門。云。荷。

葉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江。南。兩。頭。三。面。笑。殺。天。下。人。

智門若是應機接物。猶較些子。若是截斷衆流。千里萬里。且道這蓮花。出水與未出水。是一是二。若恁麼見得。許你有箇人處。雖然如是。若道是一。顛預佛性。籠個真如。若道是二。心境未忘。落在解路上。走有什麼歇期。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其實無許多事。所以投子道。你但莫着名言數句。了諸事。自然不着。即無許多位次不同。你一切法。攝不得。本無得失。憂幻如許多名目。不可強與佗安立名字。誑說你諸人得麼。你諸人問故。所以有言。你若不問。教我向你道什

麼即得一切事皆是你將得來都不干我事。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不見雲門舉僧問靈雲云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豎起拂子僧云出世後如何雲亦豎起拂子雲門云前頭打着後頭打不着又云不說出與不出何處有伊問時節也。古人一問一答應時應節無許多事你若尋言逐句了無交涉你若能言中透得言意中透得意機中透得機放令閑閑地方見智門答話處問佛未出世時如何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斑石內混沌未分時如何父母未生時如何雲門道從古至今只是一段事無是無非無得無失無生與未生。古人到這裏放一綫道有出入若是未了底人扶籬摸壁依草附木或教他放下又打入莽莽蕩蕩荒然處去若是得底人二六時中不依倚一物雖不依倚一物若露一機一境作麼生摸索他這僧問道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智門云蓮花便只攔問一答不妨奇特諸方皆謂之顛倒語那重此不見品頭道常貴未開口已用權較些子古

入露機處已是漏逗了也。如今學者不省古人意只管去理論出水與未出水有什麼交涉不見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鬼子懷胎看他如此對答天下人討他語脉不得或有人問夾山道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只對他道露柱燈籠且道與蓮花是同是別出水後如何對他道杖頭挑日月脚下太泥深你且道是不是且莫錯認定盤星雪竇忒慈悲打破人情解所以頌出

蓮花荷葉報君知老婆心切見誠出水何知未出時泥裏洗土塊

可離個江北江南問王老師作什麼你自踏破草鞋一狐疑了一

去也狐疑免一坑埋却自是你疑不

智門本是浙人得得入川參香林既徹却回住隋州智門雪竇是他的子見得好窮玄極妙直道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何知未出時這裏要人直下便會山僧道未出水時如何露柱燈籠出水後如何杖

頭桃日月。脚下太泥深。你且莫錯認定盤星。如今人咬人。言句者。有甚麼限。你且道出水時是什麼時節。未出水時是什麼時節。若向這裏見得許你親見智門。雪竇道。你若不見。江北江南問王老。雪竇意道。你只管去江北江南問尊宿。出水與未出水。江南添得兩句。江北添得兩句。一重添一重。展轉生疑。且道何時得不疑去。如野狐多疑。冰凌上行。以聽水聲。若不鳴。方可過河。參學人若一狐疑。一狐疑幾時得平穩去。

垂示云。大方無外。細若隣虛。擒縱非他。卷舒在我。必欲解粘去縛。直須削迹吞聲。人人坐斷。要津箇箇壁立千仞。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舉雪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大小汝

等諸人。切須好看。漏逗一場。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州

雖然如此。我即不恁麼。不免作野狐精見解。是僧云。和尚作麼生。

也。好殺着。這老漢。玄沙云。用南山作什麼。猶釣魚船上。謝三郎。只這野狐精。

雲門以拄杖攬向雪峰。面前作怕勢。怕他作什麼。子親得。看。

你若平展一任平展。你若打破一任打破。雪峰與巖頭欽山同行。凡

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後參德山。方打破漆桶。一日率巖頭訪欽山。至

鰲山店上。阻雪。巖頭每日只是打睡。雪峰一向坐禪。巖頭喝云。瞳眠

去。每日床上。恰似七村裏土地相似。佗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

峰。自點宵云。某甲這裏未穩在。不敢自瞞頭云。我將謂你已後向孤

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峯云。某甲實未穩在。頭

云。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我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

割却。峯遂舉見鹽官。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云。此去三十年。切

忌舉着。峰又舉見洞山。過水。頌得箇入處。頭云。若與麼自救不了。後

到德山。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道什麼。我當

時如桶底脫相似。頭遂喝云。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峰云。他後如何。卽是頭云。他日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峰於言下。大悟。便禮拜。起來。蓮聲叫云。今日始是。驚山成道。今日始是。驚山成道。後回閩中。任家骨山。自貽作頌云。人生倏忽。暫須與。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纔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句餘。他非不用類類舉。已過應須旋旋除。奉報滿朝朱紫貴。闔王不怕佩金魚。凡上堂示衆云。一一蓋天蓋地。更不說玄說妙。亦不說心說性。突然獨露。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似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失命。若也佇思停機。則沒干涉。只如百丈問黃檗。甚處去來。檗云。大雄山下採菌去來。丈云。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便拈斧作斫勢。檗遂打百丈一擱。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座。謂衆云。大雄山有一大蟲。汝等諸人。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趙州凡見僧。便問曾到此間麼。云。曾到。或云。不曾到。州總云。喫茶去。院主云。和尚尋常問僧。曾到

與不曾到。總道喫茶去。意旨如何。州云。院主。王應諾。州云。喫茶去。紫胡門下立一牌。牌上書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纔相看。師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師便歸方丈。正如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正當恁麼時。你作麼生。祇對不躡前蹤。試請道看。到這裏也須是會。格外句始得。一切公案語言。舉得將來。便知落處。看他恁麼示衆。且不與你說行說解。還將情識測度得麼。是他家兒孫。自然道得恰好。所以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言須有格外。句須要透關。若是語不離窠窟。墮在毒海中也。雪峯恁麼示衆。可謂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長慶玄沙。皆是他家屋裏人。方會他恁麼說話。只如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諸人還知落處麼。到這裏須是具通方眼。始得不見真淨。有頌云。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雲門能唱和。長慶解隨邪。古曲無音韻。南山鼈鼻蛇。何人知此意。端的是玄沙。只如長慶恁麼祇對。

且道意作麼生。到這裏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方可構得。若有纖毫去，不盡便搆他底，不得可惜。許人多向長慶言下，生情解道。堂中纔有聞處，便是喪身失命。有者道：元無一星事，平白地上說這般話。疑人聞他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你便疑著。若恁麼會，且得沒交涉。只去他言語上作活計，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後來有僧舉似玄沙。玄沙云：須是稜兒始得。雖然如是，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又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什麼。但看玄沙語中，便有出身處。便云：用南山作什麼。若不是玄沙，也大難酬對。只如他恁麼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且道在什麼處。到這裏須是向上人，方會恁麼說話。古人道：釣魚船上，謝三郎不愛南山鼈鼻蛇。却到雲門，以拄杖攬向雪峯面前，作怕勢。雲門有弄蛇手脚，不犯鋒鋦。明頭也打着暗頭，也打着。他尋常為人，如舞太阿劍，相似有時飛向人眉毛眼睫上。有時飛向三千里外，取人頭。雲門攬拄杖作怕勢，且不是弄精魂。他莫也是喪身失命麼。作

家宗師終不去。一言一句，上作活計。雪竇只為愛雲門，契證得雪峯意，所以頌出。

象骨巖高人不到。千箇萬箇摸索不到者，須是弄蛇手。是精識賊，是

須是隊作什麼。始得。稜師備師不奈何。放過一着，喪身失命有多少。

重科帶韶陽知。猶較些子。這老漢只具一重撥草用處。果然在什麼

便打南北東西無處討。有麼有麼。忽然突出拄杖頭，眼便打拋對

雪峯大張口。自作自受。吞却千箇萬箇，大張口兮同閃電。

果然類有。剔起眉毛還不見。誰過了也。五湖四海，恁麼如令藏

在乳峯前。這向什麼處去也。大小雪竇也，作來者一一看，方便

象骨巖高人不到者，須是弄蛇手。雪峯山下有象骨巖，雪峯機鋒高峻，窄有人到他處，雪竇是他屋裏人。毛羽相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須是通方作者，共相證明。只這鼈鼻蛇，也不妨難弄。須是解弄

始得。若不解弄反被蛇傷。五祖先師道。此龍鼻蛇。須是有不傷犯手。脚底機於他七寸上。一捏捏住。便與老僧把手共行。長慶玄沙有這般手脚。雪竇道。稜師備師不奈何。人多道。長慶玄沙不奈何。所以雪竇獨羨雲門。且得沒交涉。殊不知三人中。機無得失。只是有親疎。且問諸人。什麼處是稜師備師不奈何處。喪身失命有多少。此頌長慶道。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到這裏。須是有弄蛇手。子細始得。雪竇出他雲門。所以一時撥却。獨存雲門一箇道。詔陽知重撥草。蓋為雲門知他雪峰道。南山有一條龍鼻蛇落處。所以重撥草。雪竇頌到這裏。更有妙處云。南北東西無處討。你道在什麼處。忽然突出拄杖頭。元來只在這裏。你不可便向拄杖頭上作活計去也。雲門以拄杖攬向雪峰。面前作怕勢。雲門便以拄杖作龍鼻蛇用。有時却云。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只是一條拄杖子。有時作龍。有時作蛇。為什麼如此。到這裏方知古人道。心隨萬境轉轉。

處實能幽。頌道。拋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雪竇有餘才。拈出雲門毒蛇云。只這大張口兮同於閃電相似。你若擬議。則喪身失命。剔起眉毛。還不見向什麼處去也。雪竇頌了。須去活處為人。將雪峯蛇自拈自弄。不妨殺活臨時。要見麼云。如今藏在乳峯前。乳峯乃雪竇山名也。雪竇有頌云。石牕四顧滄溟窄。寒寒不許白雲白。長慶玄沙雲門雖弄得了不見。却云。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雪竇猶涉。塵纖在。不言使用。却高聲喝云。看脚下。從上來有多少人。拈弄且道。還曾傷着人。不曾傷着人。師便打。垂示云。玉將火試。金將石試。劍將毛試。水將杖試。至於衲僧門下。一言一句。一機一境。一出一入。一挨一撥。要見深淺。要見向背。且道將什麼試。請舉看。

舉保福長慶遊山次。道落草漢福以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峰頂。地

上起骨堆切忌慶云。是則是。可惜許。若不是鐵眼銅睛幾被惑了。道着掘地深埋

雪竇着語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什麼較不妨減人斤兩。猶復云

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雲少賣弄。也是後舉似鏡清有惡清云。若

不是孫公。便見彌髓遍野同道者方知。大地茫茫。愁殺人。須哭棒。

保福長慶鏡清。總承嗣雪峰。他三人同得同證。同見同聞。同拈同用。

一出一入。遞相挨拶。蓋為他是同條生底人。舉着便知落處。在雪峰

會裏。居常問答。只是他三人。古人行住坐臥。以此道為念。所以舉着

便知落處。一日遊山次。保福以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峰頂。如今禪

和子恁麼問着。便只口似匾檐。賴值問着長慶。你道保福恁麼道。圖

箇什麼。古人如此。要驗他有眼無眼。是他家裏人。自然知他落處。便

對他道。是即是。可惜許。且道長慶恁麼道。意旨如何。不可一向恁麼

去也。似則似。罕有等閑。無一星事。賴是長慶識破他。雪竇着語云。今

日共這漢遊山圖箇什麼。且道落在什麼處。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雪竇解點。正似黃檗道。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雪竇恁麼道。

也不妨險峻。若不是同聲相應。爭得如此孤危奇怪。此謂之着語。落

在兩邊。雖落在兩邊。却不住兩邊。後舉似鏡清。清云。若不是孫公。便

見彌髓遍野。孫公乃長慶俗姓。也不見僧問趙州。如何是妙峰孤頂。

州云。老僧不答你這話。僧云。為什麼不答這話。州云。我若答你。恐落

在平地上。教中說妙峰孤頂。德雲比丘從來不下山。善財去參。七日

不逢。一日却在別峯相見。及乎見了。却與他說一念三世。一切諸佛。

智慧光明。普見法門。德雲既不下山。因什麼却在別峯相見。若道他

下山。教中道德雲比丘從來不曾下山。常在妙峯孤頂。到道裏。德雲

與善財的。在那裏。自後李長者打葛藤。打得好道。妙峯孤頂。是一

味平等法門。一一皆真。一一皆全。向無得無失。無是非。處燭露。所

以善財不見。到稱性處。如眼不自見。耳不自聞。指不自觸。如刀不自

割。火不自燒。水不自洗。到這裏。教中大有老婆相。為處。所以放一線

有涅槃方便度眾生故現如斯事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鏡清雪竇
恁麼道去當時不能拍拍相應所以盡大地人觸體徧野鏡清恁麼
證將來那兩箇恁麼用將來雪竇後面頌出更顯煥頌云

妙峯孤頂草離離離和身汝却脚下拈得分明付與誰地沒入知乾

屎穢堪作何用若不是孫公辨端的錯看箭着賊觸體着地幾人

知更不再沾如麻似粟關

妙峯孤頂草離離草裏輟有什麼了期拈得分明付與誰什麼處是
分明處頌保福道只這裏便是妙峯頂不是孫公辨端的孫公見什
麼道理便云是則是可惜許只如觸體着地幾人知汝等諸人還知
麼瞎

垂示云高高峰頂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覷不見直饒眼
似流星機如掣電未免靈龜曳尾到這裏合作麼生試舉看

舉劉鐵磨到滄山不妨難湊泊這山云老特牛汝來也點探竿影

處見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羅箭不虛發大唐打鼓新
聲訛滄山放身卧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磨便出去機過也見

劉鐵磨尼也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則喪身失命禪道若到緊要
處那裏有許多事他作家相見如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
知是火按着便動捺着便轉滄山道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
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云滄山僧某甲且正當恁麼時喚作滄
山僧即是喚作水牯牛即是如今人問着管取分踈不下劉鐵磨久
參機鋒峭峻人號為劉鐵磨去滄山十里卓庵一日去訪滄山山見
來便云老特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滄山放
身便卧磨便出去你看他一如說話相似且不是禪又不是道喚作
無事會得麼滄山去臺山自隔數千里劉鐵磨因什麼却令滄山去
齋且道意旨如何這老婆會他滄山說話絲來線去一放一收互相
酬唱如兩鏡相照無影像可觀機機相副句句相投如今人三搭不

迴頭這老婆一點也瞞他不得。這箇却不是世諦情見。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他知有向上事。所以如此。如今只管做無事會。五祖演和尚道。莫將有事為無事。往往事從無事生。你若參得透去。見他恁麼。如尋常人說話。一般多被言語隔碍。所以不會。唯是知音方會他底。只如乾峯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一僧從天台來。却往南岳去。乾峯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請。看他兩人放。則雙放收。則雙收。為仰下謂之境。致風塵草動。悉究端倪。亦謂之隔身句。意通而語隔。到這裏須是左撥右轉。方是作家。

曾騎鐵馬入重城。

憤戰作家塞外勅下傳聞六國清

猶握金鞭問歸客。

是什麼消息一徐在杖兩

海濤行且道。向瀟湘我向秦。

河濤夜深誰共御街。

雪竇頌諸方以為極則。一百頌中這一頌最具理路。就中極妙貼體。

分明頌出曾騎鐵馬入重城。頌劉鐵磨恁麼來。勅下傳聞六國清。頌瀉山恁麼問猶握金鞭問歸客。頌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夜深誰共御街行。頌瀉山放身便臥磨便出去。雪竇有這般才調。急切處向急切處頌。緩緩處向緩緩處頌。風穴亦曾拈同雪竇意。此頌諸方皆美之。高高峯頂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覷不見。看他一箇放身臥。一箇便出去。若更周遮。一時求路不見。雪竇頌意最好。是曾騎鐵馬入重城。若不是同得同證。焉能恁麼。且道得箇什麼意。不見僧問風穴。瀉山道。老特牛汝來也。意旨如何。穴云。白雲深處金龍躍。僧云。只如劉鐵磨道。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意旨如何。穴云。碧波心裏玉兔驚。僧云。瀉山便作臥勢。意旨如何。穴云。老倒踈慵無事日。閑眠高臥對青山。此意亦與雪竇同也。垂示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群。陷於流俗。忽若擊石火裏別緇素。閃電光中辨殺活。可以坐斷十方。壁立千仞。還知有恁麼時節。

麼。試舉看。

舉蓮花峰庵主拈拄杖示衆云。看。頂上具一雙。古人到這裏。爲

什麼不肯住。釘不可向虛空裏。衆無語。些子。可憐許。一棚似粟。却較自

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若向途中。辨猶爭。半月程。設使復云。畢竟

如何。千人萬人中。一箇兩箇坐却。又自代云。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

千峰萬峰去。板也。好與三十棒。只爲他擔。

諸人還裁辨得蓮花峰庵主麼。脚跟也未點地在。國初時在天台蓮

花峯卓庵。古人既得道之後。茅茨石室中。折脚鐺兒內。煮野菜根喫。

過日。且不求名利。放曠隨緣。垂一轉語。且要報佛祖恩。傳佛心印。纔

見僧來。便拈拄杖云。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前後二十餘年。終

無一人答得。只這一問。也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若也知他圈纒。不消

一捏。你且道。因什麼二十年如此問。既是宗師所爲。何故只守一槩。

若向箇裏見得。自然不向情塵上走。凡二十年中。有多少人。與他平

展下語。呈見解。做盡伎倆。設有箇道得。也不到他極則處。況此事雖

不在言句中。非言句。卽不能辨。不見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所以驗

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無他。只要見你知有不

知。有他見。人不會。所以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

理契機。幾曾失却宗旨。古人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今只管

撞將去。便了得。則得爭奈。顛頂儼侗。若到作家前。將三要語。印空印

泥印水。驗他便見方水。逗圓孔。無下落處。到這裏討一箇同得同證。

臨時向什麼處求。若是知有底人。開懷通箇消息。有何不可。若不遇

人。且卷而懷之。且問你諸人。拄杖子是衲僧尋常用底。因什麼却道

途路不得力。古人到此不肯住。其實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石室善道

和尚。當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衆云。過去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

恁麼。現前諸佛也。恁麼。雪峯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衆云。這箇只爲

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峯拈拄杖便去。雲

門云我即不似雪峯打破狼籍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雲門便打大凡
 參問也無許多事爲你外見有山河大地內見有見聞覺知上見有
 諸佛可求下見有衆生可度直須一時吐却然後十二時中行住坐
 臥打成一片雖在一毛頭上寬若大千沙界雖居鑊湯爐炭中如在
 安樂國土雖居七珍八寶中如在茅茨蓬蒿下這般事若是通方作
 者到古人實處自然不費力他見無人構得他底復自微云畢竟如
 何又奈何不得自云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這箇意又
 作麼生且道指什麼處爲地頭不妨句中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
 自放自收豈不見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麼僧云不
 識嚴云一條拄杖也不識嚴復以拄杖地上割一下云還識麼僧云
 不識嚴云土窟子也不識嚴復以拄杖擔云會麼僧云不會嚴云柳
 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雪竇
 有頌云誰當機舉不賺亦還希摧殘峭峻銷鑠玄微重關曾巨關作

者未同歸玉兔乍圓乍缺金烏似飛不飛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
 水共依依因什麼山僧道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纔作計較便是黑山
 鬼窟裏作活計若見得徹信得及千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奈何不
 得動着拶着自然有殺有活雪竇會他意道直入千峯萬峯去方始
 成頌要知落處看取雪竇頌云

眼裏塵沙耳裏土眼裏塵沙耳裏土有什麼眼更有什麼漢千峯萬峯不肯住你向什麼處去且道是落花流水太茫茫好箇消息閃電之機徒勞剔起什麼消息毛何處去腳跟下更贈一對眼元來只在這裏還截得庵王脚跟裏這

雪竇頌得甚好有轉身處不守一隅便道眼裏塵沙耳裏土此一句
 頌蓮花峰庵主衲僧家到這裏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於一切時中如
 癡似兀不見南泉道學道之人如癡鈍者也難得禪月詩云常憶南
 泉好言語如斯癡鈍者還希法燈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南泉

又道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且道佛法與道相去多少。雪竇拈云。眼裏着沙。不得耳裏着水。不得。或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碗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着得須彌山。耳裏着得大海水。有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不得。不恁麼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要選一人。爲師。正是這般生鐵鑄就底漢。何故。或遇惡境界。或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悉皆如夢相似。不知有六根。亦不知有旦暮。直饒到這般田地。切忌守寒灰死火。打入黑漫漫處去也。須是有轉身一路。始得不見古人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所以蓮花峰庵主道。爲他途路不得力。直須是千峯萬峯去。始得。且道喚什麼作千峯萬峯。雪竇只愛他道。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所以頌出。且

道向什麼處去。還有知得去處者麼。落花流水太茫茫。落花紛紛流水茫茫。閃電之機。眼前是什麼。剔起眉毛何處去。雪竇爲什麼也不知他去處。只如山僧道。適來舉拂子。且道。卽今在什麼處。你諸人若見得與蓮花峯庵主同參。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去參詳看。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言中有響。句裏呈機。丈云。獨坐大雄

峯。稟稟威風。四五百州。坐者立者。二俱敗缺。僧禮拜。俗例。衲僧也。有恁麼事。丈便打。作家宗。要見恁麼事。何故。

來言不豐。不虛行。

臨機具眼。不顧危亡。所以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百丈尋常如虎。挿翅相似。這僧也不避死生。敢捋虎鬚。便問如何是奇特事。這僧也具眼。百丈便與他擔荷云。獨坐大雄峰。其僧便禮拜。衲僧家須是別未問已前意。始得。這僧禮拜。與尋常不同也。須是具眼始得。莫教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只這僧問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獨

坐大雄峰。僧禮拜丈便打。看他放去則一時俱是。收來則掃蹤滅跡。且道他禮拜意旨如何。若道是好。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麼。若道是不好。他禮拜有什麼不得處。到這裏須是識林谷別。緇素立向千峰頂上始得。這僧便禮拜。似將虎鬚相似。只爭轉身處。賴值百丈頂門有眼。肘後有符。照破四天下深辨來風。所以便打。若是別人無柰他何。這僧以機投機。以意遣意。他所以禮拜如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去也。時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什麼過。州禮拜。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用處。纔到當機拈弄處。自然活鱗鱗地。五祖先師常說。如馬前相撲相似。你但常教見聞聲色。一時坐斷。把得定。作得主。始見他百丈。且道放過時作麼生。看取雪竇頌出云。

祖域交馳天馬駒

言前。渠儂得自由。還他作家手。改。

中有百年一箇半箇子。承父業。化門舒卷不同途。在

人來將虎鬚

好與三。身失命。放過閣黎。一着。

雪竇見得透。方乃頌出。天馬駒日行千里。橫行豎走奔驟如飛。方名天馬駒。雪竇頌百丈於祖域之中。東走向西。西走向東。一來一往。七縱八橫。殊無少礙。如天馬駒相似。善能交馳。方見自由處。這箇自是得他馬祖大機大用。不見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打云。我若不打你。天下人笑我去在。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僧近前。祖劈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謀。看他恁麼得大自在。於建化門中。或卷或舒。有時舒不在卷處。有時卷不在舒處。有時卷舒俱不在。所以道同塗不同轍。此頌百丈有這般手脚。雪竇道。電光石火存機變。頌這僧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只在些子機變處。巖頭道。却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雪竇道。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若轉不得。有什麼用處。大丈夫漢也。須是識些子機變。始得。如今人只管供他。欺被他穿却鼻孔。有什麼了期。這僧於電光石

火中能存機變便禮拜。雪竇道堪笑人來持虎鬚。百丈似一箇大蟲相似。堪笑這僧去持虎鬚。

垂示云。問一答十。舉一明三。見兔放鷹。因風吹火。不惜眉毛。則且置。只如入虎穴時如何。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是什麼時節。家破人亡。家破人亡。雲門云。體露金

風。撐天拄地。斬釘截鐵。淨。眼。眼。赤。酒。酒。平。步。青。香。

若向箇裏薦得。始見雲門為人處。其或未然。依舊只是指鹿為馬。眼瞎耳聾。誰人到這境界。且道雲門為復是答他話。為復是與他酬唱。若道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道與他唱和。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畢竟作麼生。你若見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大凡扶豎宗乘。也須是全身擔荷。不惜眉毛。向虎口橫身。任他橫拖倒拽。若不如如此。爭能為得人。這僧致箇問端。也不妨峻峻。若以尋常事看他。只似箇管閑事底僧。若據衲僧門下去。命脉裏覷時。

不妨有妙處。且道樹凋葉落是什麼人境界。十八問中。此謂之辨主問。亦謂之借事問。雲門不移易一絲毫。只向他道體露金風。答得甚妙。亦不敢辜負他問頭。蓋為他問處有眼。答處亦端的。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若是知音底。舉着便知落處。你若向雲門語脉裏討便錯了也。只是雲門句中多愛惹人。情解。若作情解。會未免喪我兒孫。雲門愛恁麼騎賊馬。趁賊不見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門云。識情難測。這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句中不妨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須會他。舉一明三。舉三明一。你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拔箭。他一句中須具三句。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自然恰好。雲門三句中。且道用那句接人。試辨看。頌曰。

問既深辨來風有宗箭不虛發。答亦豈有兩般攸全待功不浪施。三句可辨如今是。

第幾句。須是向三。一鏃遼空中。過也。望新羅。大野兮涼颯颯天昔。

匪地。還覺骨毛卓。長天兮踈雨濛濛風浩浩。水漫漫。頭不見。少。

到這裏也不消即心不即心不消非心不非心直下從頂至足眉毛一莖也無猶較些子即心非心壽禪師謂之表詮遮詮此是涅槃和尚法正禪師也昔時在百丈作西堂開田說大義者是時南泉已見馬祖了只是性諸方決擇百丈致此一問也大難酬云從上諸聖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若是山僧掩耳而出看這老漢一場懨懨若是作家見他恁麼問便識破得他南泉只據他所見便道有也是孟八郎百丈便將錯就錯隨後道作麼生是不為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這漢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丈云說了也可惜許與他注破當時但劈脊便棒教他知痛痒雖然如是你且道什麼處是說處據南泉見處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曾說着且問你諸人因什麼却道說了也他語下又無蹤迹若道他不說百丈為什麼却恁麼道南泉是變通底人便隨後一撥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又作麼生若是別人未免分踈不下爭奈百丈是作家答處不妨奇特便道

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南泉便道箇不會是渠果會來道不會莫是真箇不會百丈云我太煞為你說了也且道什麼處是說處若是弄泥團漢時兩箇涇涇涇若是二俱作家時如明鏡當臺其實前頭二俱作家後頭二俱放過若是具眼漢分明驗取且道作麼生驗他看雪竇頌出云

祖佛從來不為人

各自守疆界有條攀條記得衲僧今古競頭走

踏破草鞋却折拄杖高掛鉢囊

明鏡當臺列像殊隨地破也打破也一面向南看北

斗還見老僧騎佛殿出山門麼

斗柄垂在什麼處無處討

瞻可惜許梳子落拈得鼻孔失却口

那裏得這消息來

釋迦老子出世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始從光耀土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恁麼道且道是說是不說如今滿龍宮盈海藏且作麼生是不說豈不見修山主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又道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能觀

衆生心。隨機應病。與藥施方。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其實祖佛。自古至今。不曾爲人說。只這不爲人。正好參詳。山僧常說。若是添一句。甜密密地。好好觀來。正是毒藥。若是劈脊便棒。驀口便擲。推將出去。方始親切。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到處是也。問。不是也。問。問佛問祖。問向上。問向下。雖然如此。若未到這田地。也少不得。如明鏡當臺。列像殊只消一句。可辨明白。古人道。萬象及森羅。一法之所印。又道。森羅又萬象。總在箇中圓。神秀大師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大滿云。他只在門外。雪竇恁麼道。且道。在門內在門外。你等諸人。各有一面古鏡。森羅萬象。長短方圓。一一於中顯現。你若去長短處。會卒摸索不着。所以雪竇道。明鏡當臺。列像殊。却須是一面。向南看北斗。既是向南。爲什麼却看北斗。若恁麼會得。方見百丈南泉相見處。此兩句。頌百丈挨拶處。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雪竇到此。頌得落在死水裏。恐人錯會。却自提起云。卽

今目前斗柄垂。你更去什麼處討。你纔拈得鼻孔。失却口。拈得口。失却鼻孔了也。

垂示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明辨王賓洞。分緇素。直似當臺明鏡。掌內明珠。漢現胡來。聲彰色顯。且道爲什麼如此。試舉看。

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這箇是什麼物。這是一句。天

下。預僧摸索不着。預待痒。不隋云。壞。無孔。鐵錘。當面。擲。沒却。鼻。僧云。恁麼則隨

他去也。沒量。本人。語。脈。裏。未。開口。已。前。劫。破了。也。僧云。恁麼則隨

高。泥。多。佛。大。若。道。隨。他。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便。打。

大隋法真和尚承嗣大安禪師。乃東川鹽亭縣人。參見六十餘真善知識。昔時在瀉山會裏。作火頭。一日瀉山問云。子在此數年。亦不解致箇問來。看如何。隋云。令某甲問箇什麼。卽得。瀉山云。子便不會。問如何是佛。隋以手掩瀉山口。山云。汝已後覓箇掃地人也無。後歸川先於棚口山路次煎茶。接待往來。凡三年。後方出世。開山住大隋。有

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這僧只據教意來問教
 中云成住壞空三災劫起壞至三禪天這僧元來不知話頭落處且
 道這箇是什麼人多作情解道這箇是衆生本性隋云壞僧云恁麼
 則隨他去也隋云隨他去只這箇多少人情解摸索不着若道隨他
 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不見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
 問後有僧問修山主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山主云
 不壞僧云爲什麼不壞主云爲同於大千壞也碍塞殺人不壞也碍
 塞殺人其僧既不會大隋說話是他也不妨以此事爲念却持此問
 直往舒州投子山投子問近離甚處僧云西蜀大隋投云大隋有何
 言句僧遂舉前話投子焚香禮拜云西蜀有古佛出世汝且速回其
 僧復回至大隋隋已遷化這僧一場懨懨後有唐僧景遵題大隋云
 了然無別法誰道印南能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發寒鳴砌葉鬼
 夜禮龕燈吟罷孤窓外徘徊恨不勝所以雪竇後面引此兩句頌出

如今也不得作壞會也不得作不壞會畢竟作麼生會急着眼看

劫火光中立問端是道什麼也衲僧猶帶兩重關得坐斷此人如何救

脚底可憐一句隨他語不消得有什麼難截斷他脚跟處也萬里

區區獨往還某識茫茫踏過也

雪竇當機頌出句裏有出身處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帶兩重關

這僧問處先懷壞與不壞是兩重關若是得底人道壞也有出身處

道不壞也有出身處可憐一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往還頌這僧持

此問投子又復回大隋可謂萬里區區也

舉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千聞不如一見州云鎮州

出大蘿蔔頭新羅腦後見肥莫與住來

這僧也是箇久參底問中不妨有眼爭奈趙州是作家便答他道鎮
 州出大蘿蔔頭可謂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這老漢大似箇白拈賊相
 似你纔開口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特達英靈底漢直下向擊石火裏

閃電光中纔聞舉着剔起便行。苟或佇思停機不免喪身失命。江西澄散聖判謂之東問西答。喚作不答話。不上他圈繯。若恁麼會爭得。遠錄公云。此是傍警語。收在九帶中。若恁麼會夢也未。夢見在更帶累。趙州去有者道。鎮州從來出大蘿蔔頭。天下人皆知。趙州從來參見南泉。天下人皆知。這僧却更問道。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所以州向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且得沒交涉。都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會他家。自有通霄路。不見僧問九峯。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峯云。山前麥熟也未。正對得趙州答此僧話。渾似兩箇無孔鐵鎚。趙州老漢。是箇無事底人。你輕輕問着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知有底人。細嚼來。噉若是不知有底人。一似渾崙吞箇棗。

鎮州出大蘿蔔天下人知。一回舉着。一回。道着。天下衲僧取則誰用。這不恁麼。語。只知自古自今半開半合。如麻似粟。自古爭辨鴿白鳥黑全機。長者自長短者自短。識賊賊是磨。過自。衲僧鼻孔會拈得過。

裂了也

鎮州出大蘿蔔。你若取他為極則。早是錯了也。古人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哂。人皆知道這箇是極則語。却畢竟不知極則處。所以雪竇道。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鴿白鳥黑。雖知今人也恁麼答。古人也恁麼答。何曾分得緇素來。雪竇道也。須是去他石火電光中。辨其鴿白鳥黑。始得。公案到此。頌了也。雪竇自出意。向活潑潑處。更向你道。賊賊。衲僧鼻孔會拈得。三世諸佛也是賊。歷代祖師也是賊。善能作賊。換人眼睛。不犯手脚。獨許趙州。且道什麼處是趙州善做賊處。鎮州出大蘿蔔頭。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三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四
垂示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空。其或不動不覺。不免入野狐窟裏。透得徹信。得及無絲毫障翳。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放行也。瓦礫生光。把定也。真金失色。古人公案。未免周遮。且道評論什麼邊事。試舉看。

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曹溪樣子。直得驚地。敬云。是是。泥裏洗土塊。賺殺一船人。雪竇着語云。錯。則不

可。猶較。一着在。麻谷又到南泉。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裏洗土塊。再運前來。泉云。不是。不是。何不承當。殺人。不什麼話。雪竇着語云。錯。故

不。麻谷當時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這主人公在什麼處。頭漏逗。泉云。章敬即是。汝不是。須為做。瞞却多少人。來。此是風

力所轉。終成敗壞。爭奈自已何。古人行脚。徧歷叢林。直以此事為念。要辨他曲。錄木床上。老和尚。具

眼不具眼。古人一言相契。即住。一言不契。即去看。他麻谷到章敬。遶

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章敬云是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作家雪竇云錯落在兩邊你若去兩邊會不見雪竇意佗卓然而立且道佗爲什麼事雪竇爲什麼却道錯什麼處是他錯處章敬道是什麼處是是處雪竇如坐讀判語麻谷檐箇是字便去見南泉依前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宗師雪竇云錯章敬道是是南泉云不是不是爲復是同是別前頭道是爲什麼也錯後頭道不是爲什麼也錯若向章敬句下薦得自救也不了若向南泉句下薦得可與祖佛爲師雖然怎麼衲僧家須是自肯始得莫一向取人口辯他問既一般爲什麼一箇道是一箇道不是若是通方作者得大解脫底人心須別有生涯若是機境不忘底決定滯在這兩頭若要明辨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須是明取這兩錯始得及至後頭雪竇頌也只頌這兩錯雪竇要提活鱖鱖處所以如此若是皮下有血底漢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

不向繫驢橛上作道理有者道雪竇代麻谷下這兩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古人着語鎖斷要關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慶藏主道持錫遶禪床是與不是俱錯其實亦不在此你不見永嘉到曹溪見六祖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爲什麼六祖却道他生大我慢此箇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是與不是都是繫驢橛唯有雪竇下兩錯猶較些子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這老漢不惜骨毛漏逗不少南泉道章敬則是是汝不是南泉可謂見兔放鷹慶藏主云南泉忒恣郎當不是便休更與佗出過道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矣身當在何處佗麻谷持錫遶禪床既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且道畢竟發明心宗底事在什麼處到這裏也須是生

鐵鑄訖底箇漢始得。豈不見張拙秀才參西堂藏禪師問云。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藏云。有。張拙秀才云。錯。藏云。先輩曾參見什麼人來。拙云。參見徑山和尚來。某甲凡有所問話。徑山皆言無。藏云。先輩有對眷屬。拙云。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却問徑山。有甚眷屬。拙云。徑山古佛和尚莫謗渠好。藏云。待先輩得似徑山時。一切言無。張拙俛首而已。大凡作家宗師。要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不可只守一邊。左撥右轉。右撥左轉。但看仰山到。中邑處。謝戒。邑見來。於禪床上拍手云。和尚。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邑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來。仰山云。於曹溪印子上。脫將來。邑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仰山又復問中邑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邑云。我於馬祖處得此三昧。來似怎麼說話。豈不是舉一明二。見本逐末。底漢龍牙示衆道。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見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

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瞞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瞞人之心也無。牙云。汝道江湖還有碍人之心也無。又云。江湖雖無碍人之心。自是時人過不得。所以江湖却成碍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碍人。祖佛雖無瞞人之心。自是時人透不得。祖佛却成瞞人去。也不得道。祖佛不瞞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即過却祖佛也。須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儻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瞞去。牙云。直須自悟去。到這裏須是如此始得。何故。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南泉雪竇是這般人。方敢拈弄。頌云。

此錯彼錯惜取眉毛。據令而行。切忌拈却。兩箇無孔鐵鎚。直饒千 四海浪平天下唯我獨尊。一切忌拈却。手大無也。提不起。或若

古策風高十二門何似這箇。杖頭無眼。計門門有 百川潮落淨眼。赤酒。酒

非蕭索已瞎了也。便打。作者好求無

病藥什麼。更不再活。十二時中。為

翠巖集卷四 具葉堂藏版

這一箇頌似德山見滄山公案相似先將公案着兩轉語穿作一串然後頌出此錯彼錯切忌拈却雪竇意云此處一錯彼處一錯切忌拈却拈却即乖須是如此着這兩錯直得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可煞清風明月你若向這兩錯下會得更沒一星事山是山水是水長者自長短者自短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所以道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後面頌麻谷持錫云古策風高十二門古人以鞭為策衲僧家以拄杖為策祖庭事苑中古西王母瑤池上有十二朱門古策即是拄杖頭上清風高於十二朱門天子及帝釋所居之處亦各有十二朱門若是會得這兩錯拄杖頭上生光古策也用不着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又道不是標形虛事禱如來寶杖親蹤跡此之類也到這裏七顛八倒於一切時中得大自在門門有路空蕭索雖有路只是空蕭索雪竇到此自覺漏逗更與你打破然雖如是也有非蕭索處任是作者無病時也須是先討此藥喫始得

示云十方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還有同死同生底麼見成公案打疊不下古人葛藤試請舉看

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這多少人在此茫然猶有濟下禪床擒住與一掌便托開今日捉敗老婆心切定佇立已落鬼窟裏踏過了

也鼻兒朱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冷地裏有人觀破全得他定

禮拜將勤補拙忽然大悟且道定上座見箇什麼便禮拜

看他恁麼直出直入直往直來乃是臨濟正宗有恁麼作用若透得去便可翻天作地自得受用定上座是這般漢被臨濟一掌禮拜起來便知落處他是向北人最朴直既得之後更不出世後來全用臨濟機也不妨頽脫一日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頭乃問甚處來定云臨濟頭云和尚萬福定云已順世了也頭云某等三人特去禮拜福緣淺薄又值歸寂未審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看定遂舉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諸人

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便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巖頭不覺吐舌欽山云何不道非無位真人被定擒住云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山無語直得面黃面青巖頭雪峯近前禮拜云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望慈悲且放過定云若不這兩箇老漢望殺這屎床鬼子又在鎮州齊回到橋上歇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底定擒住擬拋向橋下時二座主連忙救云休休是伊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定云若不是二座主從他窮到底去看他怎麼手段全是臨濟作用更看雪竇頌出云

斷際全機繼後蹤

黃河從源頭濁持來何必在從容 在什麼處手

無脚手人還

巨靈擡手無多子赫殺人少責弄翻分破華山千萬

重乾坤大地一

雪竇頌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黃檗大機大用唯臨濟

獨繼其蹤拈得將來不容擬議或若躊躇便落陰界楞嚴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巨靈神有大神力以手擘開太華放水流入黃河定上座疑情如山堆岳積被臨濟一掌直得瓦解冰消

垂示云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朝至暮從暮至朝還道伊瞌睡麼有時眼似流星還道伊惺惺麼有時呼南作北且道是有心是無心是道人是常人若向箇裏透得始知落處方知古人怎麼不怎麼且道是什麼時節試舉看

舉陳操尚書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是精識精是賊識賊若

全剛圖操云弟子怎麼來早是不着便何況更畫一圓相今日撞着

賊道老福便掩却方丈門賊不打資兒家已雪竇云陳操只具一隻

眼蛇雪竇頂門具眼且道他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灼然龍頭

麼一

陳操尚書與裴休李翱同時凡見一僧來先請齋觀錢三百須是勘
 辨一日雲門到相看便問儒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
 作麼生是衲僧家行脚事雲門云尚書曾問幾人來操云卽今問上
 座門云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操云黃卷赤軸門云這箇是文字
 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操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門云口欲
 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操無
 語門云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操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
 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卽今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
 門云尚書且莫草草師僧家拗却三經五論來人叢林十年二十年
 尚自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操禮拜云某甲罪過又一日與衆官登
 樓次望見數僧來一官人云來者總是禪僧操云不是官云焉知不
 是操云待近來與你勘過僧至樓前操驀召云上座僧舉頭書謂衆
 官云不信道唯有雲門一人他勘不得他參見睦州來一日去參資

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資福乃瀉山仰山下尊宿尋常愛以境致接
 人見陳操尚書便畫一圓相爭奈操却是作家不受人瞞解自點檢
 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着便那堪更畫一圓相福掩却門這般公案
 謂之言中辨的句裏藏機雪竇道陳操只具一隻眼雪竇可謂頂門
 具眼且道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若總恁麼地衲僧家如何爲
 人我且問你當時若是諸人作陳操時堪下得箇什麼語免得雪竇
 道他只具一隻眼所以雪竇踏翻頌云

團團珠遶玉珊珊三尺杖子攪黃河須是看馬載驢馳上鐵船許
多作什麼有什麼分付海山無事客有人不要若是無事客也釣
眼且與開眼鼈時下一圈什麼來恁麼去一時出不得若是蝦蟇堪作雪竇
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兼身在肉一坑復云出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馳上鐵船許
會得去如虎戴角相似這箇些子須是桶底脫機關盡得失是非一

時放却。更不要作道理會。也不得作玄妙會。畢竟作麼生會。這箇須是馬載驢馳上鐵船。這裏看始得。別處則不可分付。須是將去分付。海山無事底客。你若肚裏有些子事。即承當不得。這裏須是有事無事。違情順境。若佛若祖。奈何他不得。底人方可承當。若有禪可參。有凡聖情量。決定承當他底不得。承當得了。作麼生會。他道釣鼈時。下一圈竿。釣鼈須是圈竿始得。所以風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碾泥沙。又云。巨鼈莫戴三山去。吾欲逢萊頂上行。雪竇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若是巨鼈。終不作衲僧見解。若是衲僧。終不作巨鼈見解。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天下人一般。也要問過。因僧云。廬山人實難。

得山云。曾遊五老峰麼。因行不防。過僧云。不曾到。如語直也。似忘。

前失山云。闍黎不曾遊山。好。這老漢着甚死急。雲門云。此語皆為。

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殺人刀。活人劍。兩箇三箇。要知山上路。須是去來人。

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道。沒量大人。向語脉裏轉却。若是頂門具眼。舉着便知落處。看他一問一答。歷歷分明。雲門為什麼。却道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古人到這裏。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一箇蠅子也。過他鑑不得。且道作麼生。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也不妨險峻。到這田地也。須是箇漢始可提掇。雲門拈云。這僧親從廬山來。因什麼。却道闍黎不曾遊山。滄山一日問仰山云。諸方若有僧來。汝將什麼驗他。仰山云。某甲有驗處。滄山云。子試舉看。仰云。某甲尋常見僧來。只舉拂子。向伊道。諸方還有這箇麼。待伊有語。只向伊道。這箇即且置。那箇如何。滄山云。此是向上人牙爪。豈不見馬祖問百丈。什麼處來。丈云。山下來。祖云。路上還逢着。一人麼。丈云。不曾。祖云。為什麼。不曾逢着。丈云。若逢着。即舉似和尚。祖云。那裏得這消息來。丈云。某甲罪過。祖云。却是老僧罪過。仰山問僧。正相類。此當時待他。道曾到五老峰麼。這僧若是箇漢。但云禍。

事却道不曾到。這僧既不作家。仰山河不據令而行。免見後面許多葛藤。却云。闍黎不曾遊山。所以雲門道。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若是出草之談。則不恁麼。

出草入草。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半開。誰解尋討。開門。具一雙眼。白。

雲重重。頭上重百。頭紅日杲杲。眼破也。瞎。舉。左顧無瑕。瞎。漢。依前無事。

作右盼已老。年過。君不見。寒山子。牽兒。行太早。早也。不十年歸。

不得。處。在。忘却。來時道。渠。農得。自由。放過。一着。便。

草入草。誰解尋討。雪竇却知他。落處到這裏。一手擡。一手搦。白雲

紅日杲杲。大似草茸。茸煙幕幕。到這裏。無一絲毫屬。凡無一絲

毫。聖徧界。不曾藏。一一蓋覆不得。所謂無心境界。寒不聞寒。熱不

聞熱。都盧是箇大解脫門。左顧無瑕。右盼已老。懶瓚和尚。隱居衡山

石室中。唐肅宗聞其名。遣使召之。使者至其室。宣言天子有詔。尊者

謝恩。贊方撥牛糞火。尋煨芋而食。寒涕垂頤。未嘗答。使者笑曰。

且勸尊者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奏。肅

宗甚欽嘆之。似這般清寥寥白的。不受人處分。直是把得定。如生

鐵鑄就相似。只如善道和尚。遭沙汰後。更不復作僧人。呼為石室行

者。每踏碓。忘移步。僧問臨濟石室行者。忘移步。意旨如何。濟云。沒溺

深坑。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

運。落前溪。菓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任居西。雪竇

道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寒山子詩云。欲

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班白人。嘮嘮

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永嘉又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

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到這裏。如癡似兀。方

見此公案。若不到這田地。只在語言中走。有甚了日。

垂示云。定龍蛇。分玉石。別緇素。決猶豫。若不是頂門上有眼。肘臂下

有符。往往當頭蹉過。只如今見聞不昧。聲色純真。且道是皂。是白。是

曲是直到這裏作麼生辨

舉文殊問無着。近離什麼處。不可不借問也。無着云。南方。草窠裏

必擔向肩毛上。大方無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若問別人則禍

着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難得人殊云。多少衆。當時便與一喝。着

云。或三百或五百。盡是野狐精。無着問文殊。此間如何住持。便着

轉餘頭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得脚心手亂着云。多少衆。

來也。殊云。前三三後三三。願言倒語。且道是多

無着遊五臺。至中路荒僻處。文殊化一寺。接他宿。遂問近離甚處。着

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着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

少衆。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無着却問文殊。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

同居龍蛇混雜。着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却喫茶。文殊舉起

玻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着云。無殊云。尋常將什麼喫茶。着無

語。遂辭去。文殊令均提童子。送出門首。無着問童子云。適來道。前三

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云。大德。着。應。喏。童子云。是。多少。又問。此。是。何。寺。

童子指金剛。後面。着。回首。化。寺。童子。悉。隱。不。見。只是。空。谷。彼。處。後。來

謂之。金剛窟。後。有。僧。問。風。穴。如何。是。清。涼。山。中。主。穴。云。一。句。不。違。無

着。問。迄今。猶。作。野。盤。僧。若。要。參。透。平。平。實。實。脚。踏。實。地。向。無。着。言。下

薦。得。自然。居。鑊。湯。爐。炭。中。亦。不。聞。熱。居。寒。冰。上。亦。不。聞。冷。若。要。參。透

使。孤。危。峭。峻。如。金。剛。王。寶。劍。向。文。殊。言。下。薦。取。自然。水。灑。不。着。風。吹

不。入。不。見。漳。州。地。藏。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南。方。藏。云。彼。中。佛。法。如何。

僧。云。商。量。浩。浩。地。藏。云。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且。道。與。文。殊。答。處

是。同。是。別。有。底。道。無。着。答。處。不。是。文。殊。答。處。也。有。龍。有。蛇。有。凡。有。聖

有。什。麼。交。涉。還。辨。明。得。前。三。三。後。三。三。麼。前。箭。猶。輕。後。箭。深。且。道。是

多少。若。向。這。裏。透。得。千。句。萬。句。只。是。一。句。若。向。此。一。句。下。截。得。斷。把

得住。相。次。問。到。這。境。界。

千峰盤屈色如藍。還見文殊誰謂文殊是對談。設便普賢也。不堪笑

身裝集卷四

眼葉堂藏片

清涼多少衆且道笑什麼前三三與後三三試講脚下辨看爛泥裏有刺碗子落地碟

子成

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有者道雪竇只是重拈一徧不曾頌着只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又僧問瑯琊覺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不可也喚作重拈一徧明招獨眼龍亦頌其意有蓋天蓋地之機道廓周沙界勝伽藍滿日文殊是對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廓周沙界勝伽藍此指草窟化寺所謂有權實雙行之機滿日文殊是對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正當恁麼時喚作文殊普賢觀音境界得麼要且不是這箇道理雪竇只改明招底用却有針線千峰盤屈色如藍更不傷鋒犯手句中無著在五臺山作典座文殊每於粥鍋上現破無著拈覺粥筴便打

雖然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當時等他道南方佛法如何任持劈脊便棒猶較些子堪笑清涼多少衆雪竇笑中有刀若會得這笑處便見他道前三三與後三三

舉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今日一日只管落草前頭也是落草首座問和

尚什麼處去來也是脚過這老漢箭過新羅沙云遊山來不可落草首座

云到什麼處來落草若有所至未免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漏逗不少元來只在荆棘林裏坐座云大似春意相隨來也將錯就沙云也勝秋

露滴芙蓉工上加泥前箭猶輕雪竇着語云謝答話漢三箇一狀

過

長沙鹿苑招賢大師法嗣南泉與趙州紫胡輩同時機鋒敏捷有人問教便與說教要頌便與頌你若作家相見便與你作家相見仰山尋常機鋒最為第一一日同長沙翫月次仰山指月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沙云恰是便情你用那仰山云你試用看沙一踏

踏倒仰山起云。師叔一似箇大蟲。後來人號為岑大蟲。因一日遊山歸首座。亦是他會下人。便問和尚什麼處去來。沙云。遊山來。座云。到什麼處去來。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須是坐斷十方底人。始得。古人出入未嘗不以此事為念。看他賓主互換。當機直截。各不相饒。既是遊山。為什麼却問道。到什麼處去來。若是如今禪和子。便道到夾山亭來。看他古人無絲毫道理計較。亦無住着處。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首座便隨他意向。他道。大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涵芙蓉。雪竇云。謝答話。代未後語也。也落兩邊畢竟不在這兩邊。昔有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乃問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沙云。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曾題也。未拙云。未曾題。沙云。得閑題取一篇也好。岑大蟲平生為人。直得珠回玉轉。要人當面便會。頌云。

大地絕纖埃

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盡平何人眼不開。頂門上放。木光

沙作始隨芳草去。遍思不少。不是一回。落。又逐落花回。處處全真。什麼。始隨芳草去。草。類。值。前。頭。已。道。了。狂猿嘯古臺。因。親。着。力。深。三。尺。羸。鶴。翹。寒。木。更。有。許。多。閑。事。在。狂。猿。嘯。古。臺。添。一。句。也。不。得。減。一。句。長沙無限意。便打。未。後。一。句。道。什。麼。咄。草。裏。漢。賊。過。後。也。不。得。一。句。長沙無限意。一。坑。埋。却。隨。在。思。慮。裏。咄。張。弓。更。不。可。放。過。

且道這公案與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仰云。曾到五老峯麼。僧云。不曾到。仰云。闍黎不曾遊山。辨緇素。看是。同是。別。到這裏。須是。機關盡意。織忘。山河大地。草芥人畜。無些子滲漏。若不如。此。古人謂。之。猶在。勝妙境界。不見雲門道。直得山河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為轉。句。不見一切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向上一竅。始解穩坐。若透得。依舊山是。山水是水。各任自位。各當本體。如大拍盲人。相似。趙州道。鷄鳴丑。愁見起來。還漏逗。裙子褊衫。箇也無。袈裟形相。些些。有。根。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本為修行。利濟人。誰知翻成。不。啣。留。若得。真實到。這境界。何人眼不開。一任七顛八倒。一切處都是。

這境界都是這時節。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雪竇不妨巧。只去他左邊貼一句。右邊貼一句。一似一首詩相似。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雪竇引到這裏。自覺漏逗。驀云長沙無限意。咄。如作夢。却醒相似。雪竇雖下一喝。未得勦絕。若是山僧。卽不然。長沙無限意。掘地更深埋。

垂示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當空霹靂。掩耳難諧。腦門上播紅旗。耳背後輪雙劍。若不是眼辨手親。爭能搆得有般底。低頭佇思。意根下卜度。殊不知髑髏前見鬼無數。且道不落意根。不抱得失。忽有箇恁麼舉。覺作麼生。祇對試舉看。

舉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行既離。弦無返。回勢。月明照見夜何處。求心。點檢看。便打云。是什麼。

向北幽州盤山寶積和尚。乃馬祖下尊宿。後出普化一人。師臨遷化。謂衆云。還有人邈得吾真麼。衆皆寫真呈師。師皆叱之。普化出云。某

甲邈得。師云。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便打筋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一日示衆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止無痕。覲面相呈。更無餘事。雪竇拈兩句來。頌直是渾金璞玉。不見道。瘡病不假驢馳藥。山僧爲什麼。道和聲便打。只爲佗擔枷過狀。古人道。聞稱聲外句。莫向意中求。且道他意作麼生。直得奔流度。又電轉星飛。若擬議。尋思。千佛出世也。摸索他不着。若是深入閻奧。徹骨徹髓。見得透。底盤山一場敗缺。若承言會。宗左轉右。轉底盤山。只得一撇。若是拖泥帶水。聲色堆裏。轉未夢見。盤山在五祖先師道。透過那邊。方有自由分。不見三祖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若向這裏。道無佛無法。又打入鬼窟裏去。古人謂之解脫深坑。本是善因。而招惡果。所以道無爲無事人。猶遭金鎖難也。須是窮到底。始得。若向無言處。言得。行不得處。行得。謂之轉身處。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你若作情解。只在他言下。死却雪竇。見處。七

穿八穴所以頌出

三界無法在言看何處求心不勞重舉自點檢白雲為蓋千重萬重

流泉作琴聞麼相隨來也一曲兩曲無人會借路宮商非于角徵

盡分明自領雨過夜塘秋水深泥帶水在什麼處便打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雪竇頌得一似華嚴境界有者道雪竇無中唱

出若是眼皮綻底終不恁麼會雪竇去他傍邊貼兩句道白雲為蓋

流泉作琴蘇內翰見照覺有頌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

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雪竇借流泉作一片長舌頭

所以道一曲兩曲無人會不見九峰虔和尚道還識得命麼流泉是命

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家風一旦晴空是普賢境界流泉作琴

一曲兩曲無人會這般曲調也須是知音始得若非其人徒勞側耳

古人道聾人也唱胡家曲好惡高低總不聞雲門道舉不顧即差互

擬思量何劫悟舉是體顧是用未舉已前朕兆未分已前見得坐斷

要津若朕兆纔分見得便有照用若朕兆分後見得落在意根雪竇

忒煞慈悲更向你道却似雨過夜塘秋水深此一頌曾有人論量羨

雪竇有翰林之才雨過夜塘秋水深也須是急着眼看更若遲疑即

討不見

垂示云若論漸也返常合道鬧市裏七縱八橫若論頓也不留朕迹

千聖亦摸索不着儻或不立頓漸又作麼生快人一言快馬一鞭正

恁麼時誰是作者試舉看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倚公說禪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

千人萬人撼不動諸說節角在去即印住正令當任即印破再犯

什麼處三要印開不犯鋒鋒看便打只如不去不任看無頓置處印即是不印即是不印

撥有分文彩已彰但請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得

一箇請曉得請師不搭印好箇話頭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

蛙步驟泥沙漫空神駒千里陂佇思身處可惜許也有出穴喝云長老

專長集卷四

十一

具葉堂藏版

何不進語

機鋒來也

陂擬議

三回公案

穴打一拂子

好打這箇人須是恁麼

行始

穴云還記得話頭麼

試舉看

上加霜陂擬開口

活這漢鈍置

殺人遣

穴又打一拂子

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

傍人破穴云

見箇什麼道理

見箇什麼道理

同箇頭來也

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似則

則未是須知傍人有眼

東家人死西家人脚哀

穴便下座

將錯就錯見機而

風穴乃臨濟下尊宿

臨濟當初在黃檗會下栽松次

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馮山喆云臨濟恁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如是。臨危不變。始稱真丈夫。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大似憐兒不覺醜。後來馮山問仰山。黃檗當時只囑付臨濟一人。別更有在仰山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馮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但舉看。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此乃識風穴也。穴初

參雪峯五年。因請益臨濟入堂。兩堂首座齊下。一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穴云未審意旨如何。峯云吾昔與巖頭欽山去見臨濟。在途中聞已遷化。若要會他賓主話。須是參他宗派。下尊宿。穴後又見瑞巖常自喚主人。公自云喏。復云惺惺着。他後莫受人瞞却。穴云自拈自弄。有什麼難。後在襄州鹿門。與廓侍者過夏。廓指他來參南院。穴云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一日遂見南院。舉前話云。某甲特來親覲南院云。雪峯古佛。一日見鏡清。清問近離甚處。穴云自離東來。清云還過小江否。穴云太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云鏡水圓山鳥飛不渡。子莫盜聽遺言。穴云滄溟尚怯蒙輪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起拂子云。爭奈這箇何。穴云這箇是什麼。清云果然不識。穴云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云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謔語。穴云澤廣藏山狸能伏豹。清云赦罪放恣。速須出去。穴云出即失。乃便出至法堂上。自謂言大丈夫。公案未了。豈可便休。却回再入。方丈。清

粵叢集卷四

十四

具葉堂藏版

坐次便問。某適來輒呈駭見。肩瀆尊顏。伏蒙和尚慈悲。未賜罪責。清云。適來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穴云。雪竇親棲寶蓋東。清云。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詩篇。穴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云。詩速祕却畧借劍看。穴云。具首饒人携劍去。清云。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顛預。穴云。若不觸風化。焉明古佛心。清云。何名古佛心。穴又云。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云。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穴云。只聞不以而以。何得抑以。而以清云。巨浪湧千尋。澄波不離水。清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便禮拜。清以拂子點三點云。俊哉且坐喫茶。風穴初到南院。入門不禮拜穴云。端的請師分。院左手拍膝一下。穴便喝。院右手拍膝一下。穴亦喝。院舉左手云。這箇即從闍黎。又舉右手云。這箇又作麼生。穴云。瞎院遂拈拄杖。穴云。作什麼某甲奪却拄杖打着和尚。尚莫言不道。院便擲下拄杖云。今日被這黃面浙子鈍置一上。穴云。和尚大侶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云。闍黎莫曾到此間麼。穴云。是何

言歟。院云。好好借問。穴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坐喫茶。你看俊流自是機鋒峭峻。南院亦未辨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平常問云。今夏在什麼處。穴云。鹿門與廓侍者同過夏。院云。元來親見作家來。又云。佗向你道什麼。穴云。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這般納敗缺底漢。有什麼用處。穴自此服膺。在南院會下作園頭。一日院到園裏問云。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云。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棒起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穴於是豁然大悟。是時五代離亂。郢州牧主請師度夏。是時臨濟一宗大盛。他凡是問答垂示。不妨語句尖新。攢花簇錦。字字皆有下落。一日牧主請師上堂。示衆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印是何故。不似石人木馬之機。直下似鐵牛之機。無你撼動處。你才去即印住。你才住即印破。教你百雜碎。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印是看他恁麼垂示。可謂鈎頭有餌。是時

座下有盧陂長老。亦是臨濟下尊宿。敢出頭來。與他對機。便轉他話頭。致箇問端。不妨奇特。道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爭奈風穴是作家。便答他道。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馭泥沙。也是言中有響。雲門云。垂釣四海。只釣瘴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己。巨浸乃十二頭水。牯牛為鈎。餌却只釣得一蛙出來。此語且無玄妙。亦無道理計較。古人道。若向專上覷。則易。若向意根下卜度。則沒交涉。盧陂佇思。見之不取。千載難逢。可惜許。所以道。直饒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其實盧陂要討好語對他。不欲行令。被風穴一向用。攙旗奪鼓。底機鋒。一向逼將去。只得沒奈何。俗諺云。陣敗不禁苜蓿掃。當初更要討鎗法。敵他。等你討得來。即頭落地也。牧主亦久參風穴。解道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你見箇什麼。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風穴渾是一團精神。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按着便動。解隨機說法。若不隨機。翻成妄語。穴便下座。只如臨濟有四賓主話。夫參學之人。

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有語論。賓主往來。或應物見形。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樣便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便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辨得是境。把他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他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呼為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不見僧問。慈明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時如何。慈明便喝。又雲居強覺禪師示衆云。譬如獅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時有僧問。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欺之力。看佗雪竇頌出。



堅堯切通作泉斷首倒懸

擒得盧陂跨鐵牛

千人萬人中也要是巧

三玄戈甲未輕酬當局者迷

受災如受福楚王城畔朝宗水說什麼朝宗水浩浩流塞喝下曾
受降如受敵楚王城畔朝宗水天地位是四海也須倒流喝下曾
令却倒流不是這一喝截却你舌頭吐驚

雪竇知風穴有這般宗風便頌道橋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
酬臨濟下有三玄三要凡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僧問
臨濟如何是第一句濟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如何
是第二句濟云妙解豈容無着問漚和不負截流機如何是第三句
濟云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籍裏頭人風穴一句中便具三玄戈
甲七事隨身不輕酬他若不如如此爭奈盧陂何後面雪竇要出臨濟
下機鋒莫道是盧陂假饒楚王城畔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盡去朝宗
只消一喝也須教倒流

垂示云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諦流布底如猿在檻欲知佛性義
當觀時節因緣欲煨百鍊精金須是作家爐鞴且道大用現前底將
什麼試驗

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搥頭見丈六門云花藥欄

問處不真答來函荅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潭崙吞箇裏門云金

毛獅子錯就錯是什麼心行

諸人還知這僧問處與雲門答處麼若知得兩口同無一舌若不知
未免顛頂僧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云濃滴滴地具金剛眼試
請辨看雲門不同別人有時把定壁立萬仞無你湊泊處有時與你
開一線道同歎同生雲門三寸甚密有者道是信彩答去若恁麼會
且道雲門落在什麼處這箇是屋裏事莫向外卜度所以百丈道森
羅萬象一切語言皆轉歸自己令轉轉轉地向活潑潑處便道若擬
議尋思便落第二句了也永嘉道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
佛雲門驗這僧其僧亦是他屋裏人自是久參知他屋裏事進云便
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金毛獅子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褒他是貶
他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又道他參活句不參歎句活句

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又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進云。和尚從何而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僧云。正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雪竇是其中人。便當頭頌出。

花藥欄言猶在耳莫顛頂如麻似粟也星在秤兮不在盤太葛藤各

下返觀不便恁麼渾崙吞太無端錯性他雲門好金毛獅子太

家看放出箇半箇也是箇狗

雪竇相席打令動絃別曲。一句一句判將去。此一頌不異拈古之格。花藥欄便道莫顛頂。人皆道雲門信彩答將去。總作情解會。佗底所以雪竇下本分草料。便道莫顛頂。蓋雲門意不在花藥欄處。所以雪竇道星在秤兮不在盤。這一句忒煞漏逗。水中元無月。月在青天。如星在秤不在於盤。且道那箇是秤。若辨明得出不辜負雪竇。古人到這裏也不妨慈悲。分明向你道不在這裏在那邊去。這那邊是什麼處。此頌頭邊一句了。後面頌這僧道便恁麼去時如何。雪竇道這僧也太無端。且道是明頭合暗頭合。會來恁麼道不會來恁麼道。金毛獅子大家看。還見金毛獅子麼。瞎垂示云。休去歇去。鐵樹開花。有麼有麼。點兒落節。直饒七縱八橫。不免穿他鼻孔。且道請訛在什麼處。試舉看。

舉陸巨大夫與南泉語話次。陸云。筆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恠。鬼窟裏作活計。畫餅不南泉指庭前花。

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鴛鴦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陸巨大夫久參南泉。尋常畱心於理性中。游泳筆論。一日坐次。遂拈此兩句。以為奇特。問云。筆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恠。筆法師乃晉時高僧。與生融叡同在羅什門下。謂之四哲。幼

年好讀莊老。後因寫古維摩經有悟處。方知莊老猶未盡善。故綜諸經乃造四論。莊老意謂天地形之大也。我形亦爾也。同生於虛無之中。莊生大意只論齊物。肇公大意論性皆歸自己。不見他論中道。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為自己者。其唯聖人乎。雖有神有人有賢有聖各別。而皆同一性一體。古人道盡乾坤大地。只是一箇自己。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有則普天普地有。無則普天普地無。是則普天普地是。非則普天普地非。法眼云。渠渠渠我我我。南北東西皆可。不可可。但唯我無不可。所以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石頭因看肇論至此。會萬物為自己處。豁然大悟。後作一本參同契。亦不出此意。看他恁麼問。且道同什麼根。同那箇體。到這裏也不妨奇特。豈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豈有恁麼事。陸巨大夫恁麼問。奇則甚奇。只是不出教意。若道教意是極則。世尊何故更拈花。祖師更西來作麼。南泉答處。用衲僧巴鼻與佗拈出痛處。

破他窠窟。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如引人向萬丈懸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斷。你若平地上推倒彌勒佛下生。也只不解命斷。亦如人在夢。欲覺不覺。被人喚醒。相似南泉若是眼目不正。必定被他搽糊將去。看他恁麼說話。也不妨難會。若是眼目定動。活底聞得如醍醐上味。若是死底聞得。翻成毒藥。古人道。若於事上見墮在常情。若向意根下卜度。卒摸索不着。巖頭道。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南泉大意如此。有擒虎兇定龍蛇底手脚。到這裏也須是自會始得。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看他雪竇頌出。

聞見覺知非一一。森羅萬象無有一時是箇無孔鐵鎚。山河不在鏡

中觀。我自短。這裏無這箇消息。長者自長短者。霜天月落。夜將半。入草

了也。偏界不曾藏。誰共澄潭照影寒。被底穿愁人。莫向愁人說。說

向愁人。愁殺愁人。

南泉小睡語。雪竇大睡語。雖然作夢。却作得箇好夢。前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若道在鏡中觀。然後方曉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地。草木叢林。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為兩段。但只可山是山水是水。法法任法位。世間相常住。山河在鏡中觀。且道向什麼處觀。還會麼。到這裏。向霜天月落。夜將半。這邊與你打併了也。那邊你自相度。還知雪竇以本分事為人麼。誰共澄潭照影寒。為復自照。為復共人照。須是絕機絕解。方到這境界。即今也不要澄潭。也不待霜天月落。即今作麼生。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四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五

垂示云。是非交結處。聖亦不能知。逆順縱橫時。佛亦不能辨。為絕世超倫之士。顯逸羣大士之能。向冰凌上行。劍刃上走。直下如麒麟頭角。似火裏蓮花。宛見超方。始知同道。誰是好手者。試舉看。

舉趙州問投子。大灰底人却活時如何。有恁麼事。賊不打貧兒。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看樓打樓。是賊識賊。若不同。床臥焉知被底穿。

趙州問投子。大灰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對他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什麼時節。無孔笛撞着。甕拍版。此謂之驗。主問亦謂之心行問。投子趙州。諸方皆羨之。得逸羣之辯。二老雖承嗣不同。看他機鋒相投一般。投子一日為趙州置茶筵相待。自過蒸餅與趙州。州不管。投子令行者過胡餅與趙州。州禮行者三拜。且道他意是如何。看他盡是向根本上提。此本分事。為人。有僧問如何。是道。答云。道如何。是佛。答云。佛又問。金鎖未開時如何。答云。開金雞未鳴時如何。答云。

無這箇音響。鳴後如何。答云。各自知時。投子平生問答總如此。看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他便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還他向上人。始得大死底人。都無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長短。到這裏。只恁麼休去。古人謂之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也。須是透過那邊。始得。雖然如是。如今人到這般田地。早是難得。或若有依倚。有解會。則沒交涉。詰和尚謂之。見不淨潔。五祖先師。謂之命根不斷。須是大死一番。却活始得。浙中永光和尚道。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瘦哉。趙州問意如此。投子是作家。亦不辜負他所問。只是絕情絕迹。不妨難會。只露面前些子。所以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若非投子。被趙州一問也。大難酬對。只為他是作家。漢舉着便知落處。頌云。

瘦
疎鳩切

活中有眼還同死。兩不相知。翻來覆去。若不藥忌何須鑒作家。若不

一鑒又且何妨也。要問過。古佛尚言曾未到。不傳山僧亦不知。不

知誰解撒塵沙。即今也。不少。開眼也。着合眼也。

活中有眼還同死。雪竇是知有底人。所以敢頌古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雪竇道。活中有眼還同於死。漢相似。何曾死。死中具眼如同活人。古人道。殺盡死人。方見活人。活盡活人。方見死人。趙州是活底人。故作死問。驗取投子。如藥性所忌之物。故將去試驗。相似。所以雪竇道。藥忌何須鑒作家。此頌趙州問處。後面頌投子。古佛尚言曾未到。只這大死底人。却活處。古佛亦不曾到。天下老和尚亦不曾到。任是釋迦老子。碧眼胡僧也。須再參始得。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雪竇道。不知誰解撒塵沙。不見僧問長慶。如何是善知識。眼慶云。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天下老和尚。據曲木床上。行棒行喝。豎拂敲床。現神通作主宰。盡是撒沙。且道如何免得。垂示云。單提獨弄。帶水拖泥。敲唱俱行。銀山鐵壁。擬議則鬪。體前見。

鬼尋思則黑山下打坐。明明杲日麗天。颯颯清風匝地。且道古人還有請訛處麼。試舉看。

舉龐居士辭藥山。這老漢山命十人禪客相送至門首。是什麼境。

界也。須是識得。居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指無風起浪。

這老漢言時有全禪客云。落在什麼處。果然上鉤來也。士打一掌。

着。果然。句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士云。汝恁麼稱禪客。閣。

老子未放汝在。第二句。山僧惡水潑了。何止閣。全云。居士作麼生。不。

又是。要。與。棒。這。僧。士。又。打。一。掌。果。然。雪。上。加。霜。云。眼。見。如。盲。口。說。

如啞。更。有。斷。和。語。又。雪。竇。別。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是。則。是。賊。

也。漏。這。不。少。雖。然。如。是。要。見。箭。鋒。相。注。爭。奈。落。在。思。窟。裏。了。也。

龐居士參馬祖。石頭兩處有頌。初見石頭。便問不與萬法為侶。是什

麼人。聲未斷。被石頭掩却口。有箇省處。作頌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

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青山絕點埃。神通并妙

用。運水及搬柴。後參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祖云。待你

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豁然大悟。作頌云。十方同聚會。箇箇

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為他是作家。後列利相望。所至競

譽。到藥山盤桓既久。遂辭藥山。山至重。命十人禪客相送。是時值

雪下。居士指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禪客云。落在什麼處。士便

掌。全禪客既不能行令。居士令行一半。令雖行。全禪客恁麼酬對也。

不是他不知落處。各有機鋒。卷舒不同。然有不到居士處。所以落他

架下。難出他殼中。居士打了。更與說道理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

竇別前語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雪竇。恁麼。要不辜他問。湍只是

機遲。慶藏主道。居士機如掣電。等你握雪團到幾時。和聲便應。和聲

打。方始勦絕。雪竇自頌。他打處云。古。候。切。張。弓。也。引。滿。也。

雪團打雪團。打出頭上。漫漫脚。下。漫漫。龐老。機關沒可把。性。性。

不知。只。恐。天。上。人。間。不。自。知。是。什。麼。消。息。眼。裏。耳。裏。絕。瀟。灑。

眼見如盲 瀟灑絕見龐老與雪竇處 碧眼胡僧難辨別向磨道出來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雪竇要在居士頭上行。古人以雪明一色邊事。雪竇意道。當時若握雪團打時。居士縱有如何機關。亦難搆得。雪竇自誇他打處。殊不知有落節處。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瀟灑。眼裏也是雪。耳裏也是雪。正在一色邊。亦謂之普賢境界。一色邊事。亦謂之打成一片。雲門道。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為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若要全提。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針劄不入。不聽他人處分。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有甚麼用處。雪竇到此。頌殺了。復轉機道。只此瀟灑絕。直饒是碧眼胡僧。也難辨別。碧眼胡僧尚難辨別。更教山僧說箇什麼。
垂示云。定乾坤句。萬世共遵。擒虎兇機。千聖莫辨。直下更無纖翳全

機隨處齊彰。要明向上。鉗鎚須是作家爐鞴。且道從上來。還有恁麼家風也無。試舉看。

三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不是這箇時節。勞山云。何不向

無寒暑處去。天。下人尋不得。藏身露。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

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真不掩。偏曲不

黃龍新和尚拈云。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剌襟。爭奈這僧不甘。如今有

箇出來。問黃龍。且道如何。支遣良久。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頭

火。自涼。諸人且道。洞山圈纒。落在什麼處。若明辨得。始知洞山下。五

位回互。正偏接人。不妨奇特。到這向上境界。方能如此。不消安排。自

然恰好。所以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

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更無真。休更迷頭還

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偏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氣兼中
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浮山遠錄
公以此公案為五位之格若會得一則餘者自然易會巖頭道如水
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殊不消絲毫氣力曾有僧問洞山文殊普
賢來參時如何山云趕向水牯牛羣裏去僧云和尚入地獄如箭山
云全得陀力洞山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何是
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此是正中偏雖正却
偏雖偏却圓曹洞錄中備載子細若是臨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
直下便會有者道大好無寒暑有什麼巴鼻古人道若向劔刃上走
則快若向情識上見則遲不見僧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
待無人來向你道遂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人請和尚道微指竹云
這一竿竹得恁麼長那一竿竹得恁麼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問
僧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僧云鑊湯爐炭裏迴避山云鑊湯爐炭裏

如何迴避僧云衆苦不能到看他家裏人自然會他家裏人說話雪
寶用他家裏事頌出

垂手還同萬仞崖不是作家誰能辨得何處不正偏何必在安排

若是安排何處有今日作麼生琉璃古殿照明月圓陀陀地切莫

忍俊韓廬空上階不是這回話過了也逐塊作爐通都切

曹洞下有出世不出世有垂手不垂手若不出世目視雲霄若出世
便灰頭土面目視雲霄即是萬仞峯頭灰頭土面即是垂手邊事有
時灰頭土面即在萬仞峯頭有時萬仞峯頭即是灰頭土面其實入
野垂手與孤峯獨立一般歸源了性與差別智無異切忌作兩般會
所以道垂手還同萬仞崖直是無你湊泊處正偏何必在安排若到
用時自然如此不在安排也此頌洞山答處後面道琉璃古殿照明
月忍俊韓廬空上階此正頌這僧逐言語走洞下有此石女木馬無
底籃夜明珠死蛇等十八般大綱只明正位如月照琉璃古殿似有

圓影洞山答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其僧一似韓獪逐塊連忙上階捉其月影相似又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如韓獪逐塊走到階上又却不見月影韓獪乃出戰國策云韓氏之獪駿狗也中山之兔狡兔也是其獪方能尋其兔雪竇引以喻這僧也只如諸人還識洞山為人處麼良久云討甚兔子

舉永山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天下初僧跳不出無過

此二者是為真過頂門上具一什麼僧出問如何是真過道什麼一筆

鐵槩山云解打鼓鐵槩鐵槩又問如何是真諦道什麼一箇鐵槩子

山云解打鼓鐵槩鐵槩又問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

道什麼這箇坵坵堆三段山云解打鼓鐵槩鐵槩又問向上人來

時如何接道什麼又有一箇鐵槩子山云解打鼓鐵槩鐵槩且道落在什麼處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永山垂示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是為真過此一則

語出寶藏論學至無學謂之絕學所以道淺聞深悟深聞不悟謂之絕學一宿覺道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習學既盡謂之絕學無為閑道人及至絕學方始與道相近直得過此二學是謂真過其僧也不妨明敏便拈此語問永山山云解打鼓所謂言無味語無味欲明這箇公案須是向上人方能見此語不涉理性亦無議論處直下便會如桶底脫相似方是衲僧安穩處始契得祖師西來意所以雲門道雪峯轉毬永山打鼓國師水碗趙州喫茶盡是向上拈提又問如何是真諦山云解打鼓真諦更不立一法若是俗諦萬物俱備真俗無二是聖諦第一義又問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即心即佛即易求若到非心非佛即難少有人到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接山云解打鼓向上人即是透脫灑落底人此四句語諸方以為宗旨謂之永山四打鼓只如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萬

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老僧今日失利。以此答話。有十八般失利。又僧問淨果大師。鶴立孤松時如何。果云。脚底下一場懨懨。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果云。日出後一場懨懨。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向什麼處去。果云。三門外兩箇漢。一場懨懨。諸方謂之三懨懨。又保福問僧。殿裏是什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釋迦老子。僧云。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云。你名什麼。僧云。咸澤。福云。或遇枯澗時如何。僧云。誰是枯澗者。福云。我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你作什麼業。喫得恁麼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作蹲身。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浴主。浴鍋闊多少。主云。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勢。主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諸方謂之保福四瞞人。又如雪峯四漆桶。皆是從上宗師。各出深妙之首。接人之機。雪竇後函引一落索。依雲門示衆。頌出此公案。

一搜石

袈中天子初癩兒

二般土

塞外將軍令兩箇一狀領過同病相憐

發機須

是千鈞弩

若是斤鈞也透不得。不

象骨老師曾

輓毬也。有人曾恁麼來。有箇無

孔鐵鎚。阿爭似

禾山解打鼓

鐵敲子。須還這

報君知

雪竇也。未

誰不知。你

莫莽鹵

也。有些子。

甜者甜兮苦者苦

甜者甜兮苦者苦。好與三十棒。哭棒

得也。未便打。依舊黑漫漫

歸宗一日。普請搜石。宗問維那什麼處去。維那云。搜石去。宗云。石且從汝搜。即不得動着中心樹子。水平凡有新到。至先令般三轉土。水平有頌示衆云。東山路窄。西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後來有僧問云。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事作麼生。平云。鐵輪天子。袈中勅。僧無語。平便打。所以道。一搜石。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雪竇以千鈞之弩。喻此話。要見他為人處。三十斤爲一鈞。一千鈞則三萬斤。若是擗龍虎狼猛獸。方用此弩。若是鷓鴣。小可之物。必不可輕發。所以千鈞之弩。不爲鷓鴣而發。機。象骨老師曾輓毬。即雪峯一日。見玄沙來。三箇木毬。一齊輓。玄沙便作斫牌勢。雪

峯深肯之。雖然總是全機大用處。俱不知。永山解打鼓。多少徑截。只是難會。所以雪竇道。爭似永山解打鼓。又恐人只在話頭上作活計。不知來由。莽莽鹵鹵。所以道。報君知。莫莽鹵也。須是實到這般田地。始得。若要。不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雪竇雖然如是拈弄。畢竟也跳不出。

垂示云。要道便道。舉世無雙。當行即行。全機不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疾焰過風。奔流度刃。拈起向上。鉗錘未免。亡鋒結舌。放一線道。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按著這老漢。堆山積嶽。州云。我

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果然七斤。縱八橫。拽却漫天網。還見趙

處麼。若這裏見得。便乃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水到渠成。風行草偃。苟或未然。老僧在你脚跟下。

若向一擊便行處。會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時穿却。不奈你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躊躇。老僧在你脚跟下。佛法省要處。言不在多。語不

在繁。只知這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他却答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若向語句上辨。錯認定盤星。不向語句上辨。爭奈却恁麼道。這箇公案。雖難見。却易會。雖易會。却難見。難則銀山鐵壁。易則直下惺惺。無你計較。是非處。此話與普化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話。更無兩般。一日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曾將境示人。看他恁麼向。極則轉不得。處轉得。自然蓋天蓋地。若轉不得。觸途成滯。且道他有佛法。商量也無。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若道他無佛法。肯趣他。又不曾辜負你。問頭豈不見僧問。木平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平云。這箇冬瓜。如許大。又僧問古德。深山懸崖。迥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看這般公案。請訛在什麼處。雪竇知他落處。故打開義路。與你頌出。

編辟曾挨老古錐何必著這老漢七斤衫重幾人知再分錢不直
得口似匾擔又却如今拖擲西湖裏還雪竇手脚始下載清風付
被他贏得一籌與誰自古自今且道雪竇與他

十八問中此謂之編辟問雪竇道編辟曾挨老古錐編辟萬法教歸
一致這僧要挨授他趙州州也不妨作家向轉不得處有出身之路
敢開大口便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道這箇七斤布
衫能有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裏萬法歸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
不要一時拋在西湖裏雪竇在洞庭翠峰有西湖也下載清風付與
誰此是趙州示衆你若向北來與你上載你若向南來與你下載你
若從雪峰雲居來也是箇擔板漢雪竇道如此清風堪付阿誰上載
者與你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種種方便若是下載更無許多義理玄
妙有底擔一擔禪到趙州處一點也使不着一時與他打疊教灑灑
落落無一星事謂之悟了還同未悟時如今人盡作無事會有底道

無迷無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世時達磨未來此土時不可不恁
麼也用佛出世作什麼祖師更西來作什麼總如此有什麼干涉也
須是大徹大悟了依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萬法悉皆成現方
始作箇無事底人不見龍牙道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鬪快龍舟
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只如趙州這箇七斤布衫話子
看他古人恁麼道如金如玉山僧恁麼說諸人恁麼聽總是上載且
道作麼生是下載三條椽下看取
垂示云一槌便成超凡越聖片言可折去縛解粘如水凌上行劔刃
上走聲色堆裏坐聲色頭上行縱橫妙用則且置利那便去時如何
試舉着

舉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等閑垂一鈞不僧云雨滴聲不
箇消清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搭索還他本分手脚僧云和尚
作麼生果然納敗轉輪來也不清云泊不迷已僧云

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前撥著這老漢。逼殺人。清云。出身猶可易。脫體

道應難。養子之緣。雖然如是。德山臨濟。向什麼處去。只這裏也好。薦取古人。垂示一機。一境要接人。一日鏡清問僧。門外

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又問門外什麼聲。

僧云。鶉鳩聲。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問門外什

麼聲。僧云。蛇咬蝦蟆聲。清云。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此語與前頭

公案。更無兩般。衲僧家於這裏透得去。於聲色堆裏。不妨自由。若透

不得。便被聲色所拘。這般公案。諸方謂之煨煉語。若是煨煉。只成心

行不見他。古人爲人處。亦喚作透聲色。一明道眼。二明聲色。三明心

宗。四明忘情。五明展演。然不妨子細爭奈。有窠臼在。鏡清恁麼問。門

外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却道。衆生顛倒。迷已逐物。人皆錯會。喚作

故意轉人。且得沒交涉。殊不知鏡清有爲人底手脚。膽大不拘。一機

一境。忒煞不惜眉毛。鏡清豈不知是雨滴聲。何消更問。須知古人以

探竿影草。要驗這僧。這僧也善挨撥。便道和尚。又作麼生。直得鏡清

入泥入水。向他道。泊不迷已。其僧迷已逐物。則故是鏡清爲什麼也。

迷已。須知驗他句中。便有出身處。這僧太懵懂。要勦絕此話。更問道。

只箇泊不迷已。意旨如何。若是德山臨濟。門下棒喝已行。鏡清通一

線道。隨他打葛藤。更向他道。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雖然恁麼。古

人道。相續也大難。他鏡清只一句。便與這僧。明脚跟下大事。雪竇頌

云。

虛堂雨滴聲。從來無間斷。作者難酬對。果然不知。山僧從來不是

殺活若謂曾入流。兩刺頭入膠盆。不喚作什麼聲。依前還不會。山僧幾曾問

還我無孔會不會。兩頭坐斷。兩處不南山北山轉。霽霽頭上脚下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喚作雨聲。則是迷已逐物。不喚作雨聲。

又如何。轉物到這裏。任是作者也。難酬對。所以古人道。見與師齊減

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又南院道。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教中道。初於聞中入流。忘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若道是雨滴聲。也不是。若道不是雨滴聲。也不是。前頭頌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正類此頌。若道是入聲色之流。也不是。若喚作聲色。依前不會他意。譬如以指指月。月不是指。會與不會。南山北山轉。霧霈也。

垂示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向四時行處。可以見體。於萬物生處。可以見用。且道向什麼處。見得衲僧。離却言語動用。行住坐臥。併却咽喉唇吻。還辨得麼。

四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跳不出人疑著。千聖門云。六不收。斬釘截。已生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更向言語上辨得。且喜沒交涉。

雲門道。六不收。直是難構。若向朕兆未分時。構得已。是第二頭。若向朕兆已生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向言句上。辨明。卒摸索不著。且畢

竟以何為法身。若是作家底。聊聞舉着。剔起便行。苟或佇思停機。伏聽處分。太原孚上座。本為講師。一日登座講次。說法身云。豎窮三際。橫亘十方。有一禪客在座下。聞之失笑。孚下座云。某甲適來有甚短處。願禪者為說看。禪者云。座主只講得法身量邊事。不見法身。孚云。畢竟如何。即是禪者云。可暫罷講。於靜室中坐。必得自見。孚如其言。一夜靜坐。忽聞打五更鐘。忽然大悟。遂敲禪者門云。我會也。禪者云。你試道看。孚云。我從今日去。更不將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又教中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又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雲門道。六不收。此公案有者。道只是六根六塵六識。此六皆從法身生。六根收他不得。若恁麼情解。且喜沒交涉。更帶累雲門。要見便見。無你穿鑿處。不見教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他答話多。惹人情解。所以一句中。須具三句。更不辜負你問頭。應時應節。一言一句。一點一畫。不妨有

出身處。所以道。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且道是法身。是祖師。放你三十棒。雪竇頌云。

一二三四五六問而復始。滴水滴凍。碧眼胡僧數不足劫達磨何

曾夢見。聞黎為。少林謾道付神光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卷衣又說

歸天竺懶懶不少。天竺茫茫無處尋在什麼處。始是太。夜來却

對乳峰宿刺破你眼睛。也是無風起浪。且

雪竇善能於無縫罅處。出眼目。頌出教人見。雲門道六不收。雪竇為

什麼。却道一二三四五六。直是碧眼胡僧也。數不足。所以道。只許老

胡知不許老胡會。須是還他屋裏兒孫始得。適來道。一言一句。應時

應節。若透得去。方知道不在言句中。其或未然。不免作情解。五祖老

師道釋迦牟尼佛。下賤客作兒。庭前栢樹子。一二三四五。若向雲門

言句下。諦當見得。相次到這境界。少林謾道付神光。二祖始名神光

及至後來。又道歸天竺。達磨葬於熊耳山之下。時宋雲奉使西歸。在

西嶺見達磨。手攜隻履。歸西天去。使回奏聖。開墳惟見遺下一隻履。

雪竇道。其實此事作麼生。分付既無分付。卷衣又說歸天竺。且道為

什麼。此土却有二三。迥相恁麼傳來。這裏不妨請訛也。須是搆得始

可入作。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峰宿。且道即今在什麼處。師

便打云。瞎。

舉王太傳入招慶煎茶作家相聚。須有奇特等閑。無時朗上座與

明招把鉢會煎茶。帶累別人。朗翻却茶鉢果然也。太傳見問上座

茶爐下是什麼。朗云。捧爐神果然中他箭了。太傳云。既是捧

爐神。為什麼翻却茶鉢草料。事也。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

契。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樵更與三十棒。這獨眼龍。只具一

朗云。和尚作麼生投着也好。與一投。終不招云。非人得其便果然

一隻眼。道得一半。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爭奈賊過後。張弓雖

一手擡。一手擲。

門下客一等是發
郎發賴就中奇特

枯木根

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王太傅知泉州久察招慶一日因入寺
 寺朗上座煎茶次翻却茶鉢太傅也是箇作家纔見他翻却茶鉢便
 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捧爐神不妨言中有響爭奈首尾相違
 失却宗旨傷鋒犯手不惟辜負自己亦且觸忤他人這箇雖是無得
 失底事若拈起來依舊有親疎有皂白若論此事不在言句上却要
 向言句上辨箇活處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據朗上座恁麼道
 如狂狗逐塊太傅拂袖便去似不肯他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
 了却去江外打野樵野樵即是荒野中火燒底木椽謂之野樵用明
 朗上座不向正處行却向外邊走朗授云和尚又作麼生招云非人
 得其便明招自然有出身處亦不辜負他所問所以道俊狗咬人不
 露牙瀉山詰和尚云王太傅大似相如奪璧直得鬚鬢衝冠蓋明招
 忍俊不禁難逢其便大瀉若作朗上座見他太傅拂袖便行放下茶

鉢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逢不見寶壽問胡釘鉢云久聞
 胡釘鉢莫便是否胡云是壽云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師打破將來
 壽便打胡不肯壽云異日自有多口阿師為你點破在胡後見趙州
 舉似前話州云你因什麼被他打胡云不知過在什麼處州云只這
 一縫尚不奈何更教他破虛空來胡便休去州代云且釘這一縫胡
 於是有省京兆米七師行脚歸有老宿問云月夜斷井索人皆喚作
 蛇未審七師見佛時喚作什麼七師云若有所見即同衆生老宿云
 也是千年桃核忠國師問紫磷供奉聞說供奉解註思益經是否奉
 云是師云凡當註經須解佛意始得奉云若不會意爭敢言註經師
 遂令侍者將一碗水七粒米一隻筋在腕上送與供奉問云是什麼
 義奉云不會師云老師意尚不會更說甚佛意王太傅與朗上座如
 此話會不一雪竇未後却道當時但與踏倒茶爐明招雖是如此終
 不如雪竇雪峰在洞山會下作飯頭一日淘米次山問作什麼峰云

淘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峰云沙米一時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峰便覆却盆山云子因緣不在此雖然恁麼爭似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一等是什麼時節到他用處自然騰今煥古有活脫處頌云

來問若成風成箭不虛發應機非善巧未泥團漢有什麼限

家堪悲獨眼龍只見一雙眼曾未呈牙爪無牙爪不可呈說什牙

逆水之波經幾回七十二棒翻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太傅問處似運斤成風此出莊子郢人泥壁餘一小竅遂圓泥擲補之時有少泥落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補竅甚巧我運斤為你取鼻端泥其鼻端泥若蠅子翼使匠者斲之匠者運斤成風而斲之盡其泥而不傷鼻郢人立不失色所謂二俱巧妙朗上座雖應其機語無善巧所以雪竇道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

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明招道得也太奇特爭奈未有拏雲擢霧底爪牙雪竇傍不肯忍俊不禁代他出氣雪竇暗去合他意自頌他踏倒茶爐語牙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雲門道不望你有逆水之波但有順水之意亦得所以道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朗上座與明招語句似死若要見活處但看雪竇踏倒茶爐

垂示云七穿八穴攬鼓奪旗百匝千重瞻前顧後踞虎頭收虎尾未是作家牛頭沒馬頭回亦未為奇特且道過量底人來時如何試舉看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不妨縱橫自在此問太

問峰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滅人多少聲價作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迅雷霹靂可煞峰云老僧住持事繁不在勝

雪峰三聖雖然一出一入一挨一拶未分勝負在且道這二尊宿具

語最毒此

什麼眼目。三聖自臨濟受訣。徧歷諸方。皆以高實待之。看他致箇問。端多少人摸索不着。且不涉理性佛法。却問道透網金鱗。以何為食。且道他意作麼生。透網金鱗尋常既不食他香餌。不知以什麼為食。雪峰是作家。匹似閑。只以一二分酬他。却向他道待汝出網來向汝道。汾陽謂之呈解問。洞下謂之借事問。須是超倫絕類。得大受用。頂門有眼。方謂之透網金鱗。爭奈雪峰是作家。不妨減人聲價。却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看他兩家把定封疆。壁立萬仞。若不是三聖只此一句。便去不得。爭奈三聖亦是作家。方解向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雪峰却道。老僧住持事繁。此語得恁麼頑慢。他作家相見。一擒一縱。逢強即弱。遇賤即貴。你若作勝負會。未夢見雪峰在。看他二人最初孤危峭峻。未後二俱灰郎當。且道還有得失勝負麼。他作家酬唱。必不如此。三聖在臨濟作院主。臨濟遷化。垂示云。吾去後不得滅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云。已

後有人問你作麼生。三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三聖便禮拜。他是臨濟真子。方敢如此酬唱。雪竇未後只頌透網金鱗。顯他作家相見處。頌云。

透網金鱗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休云滯水向他雲外立活潑搖乾

蕩坤作家作家未是他奇振鬣擺尾誰敢辨端倪做得箇千尺

鯨噴洪浪飛轉過那邊去不妨奇特一聲雷震清風起有眼有耳

誰不清颿起處在什麼天上人間知幾幾陣脚撒土撒沙作什麼打

云你在什麼處

透網金鱗。休云滯水。五祖道只此一句頌了也。既是透網金鱗。豈居滯水。必在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且道二六時中。以何為食。諸人且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定當看。雪竇道。此事隨分拈弄。如金鱗之類。振鬣擺尾時。直得乾坤動搖。千尺鯨噴洪浪飛。此頌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如鯨噴洪浪相似。一聲雷震清颿起。頌

雪峰道老僧住持事繁如一聲雷震清颯起相似大網頌他兩箇俱是作家清颯起天上人間知幾幾且道這一句落在什麼處颯者風也當清颯起時天上人間能有幾人知

垂示云度越階級超絕方便機機相應句句相投儻非入大解脫門得大解脫用何以權衡佛祖龜鑑宗乘且道當機直截逆順縱橫如何道得出身句試請舉看

十五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天下初僧盡在這裏作窠窟門云

鉢裏飯桶裏水布袋裏盛錫金沙混雜將錯就錯合元殿裏不問長安

還定當得麼若定當得雲門鼻孔在諸人手裏若定當不得諸人鼻孔在雲門手裏雲門有斬釘截鐵句此一句中具三句有底問着便道鉢裏飯粒粒皆圓桶裏水滴滴皆濕若恁麼會且不見雲門端的為人處頌云

鉢裏飯桶裏水露也撒沙撒土作什多口阿師難下嘴識法者懼

為什麼却恁麼舉北斗南星位不殊喚東作西作什麼坐立嚴然白浪滔

天平地起脚下深數丈賓主互換轟然擬不擬蒼天蒼地止不止說

恁更添箇箇無棍長者子即當不少

雪竇前面頌雲門對一說話道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鎚重下楔後

面又頌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話道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

若於此公案透得便見這箇頌雪竇當頭便道鉢裏飯桶裏水言中

有響句裏呈機多口阿師難下嘴隨後便與你下注脚也你若向這

裏要求玄妙道理計較轉難下嘴雪竇只到這裏也得他愛恁麼頭

上先把定恐衆中有具眼者覷破也到後面須放過一着俯為初機

打開頌出教人見北斗依舊在北南星依舊只在南所以道北斗南

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忽然平地上起波瀾又作麼生若向事

上覷則易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不着這箇如鐵橛子相似擺撥不

得挿嘴不得你若擬議欲會而不會止而不止亂呈懞袋正是箇箇

無棍長者子。寒山詩道六極常嬰苦。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勢
閉蓬門。日上巖猶暗。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總無棍。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五

此集自大慧一炬之後而又重罹兵燹
世鮮善刻今得蜀本板正頗完猶恐中
間亥豕魯魚不無一二
四方具眼高人爲是正之抄錄
見教當復改竄俾成全義禪宗幸甚

嶼中書隱白

